



# 兩朋友





友 朋 兩

著 夫 涅 格 屠

譯 杰 大 劉

館 書 圖 東 亞 海 上

1 9 3 0

## 譯者序

兩朋友 (Punin and Baburin)，作於一八七四年，作者那時住在巴黎，已是五十六歲的高年了。這篇作品，是自傳的要素，含得最多的，不用說，白狄亞這人，就是作者自己。我們都知道作者的家庭，與這書裏所描寫的家庭狀況，是很相同。讀過的人，就會知道。這雖是一個中篇，然而比起薄倖女，初戀來，是稍異其趣的。在這篇裏，除開藝術外，作者的思想，和一八三〇至六

— 1 —

282612

○這三十年的俄國社會情形，是表現得非常明顯。研究屠氏作品的人，尤其是研究他的父與子與新時代的，這篇東西，倒有一讀的必要。

這篇本是一個長篇的材料，作者寫作短篇了。時間經過三十年，要細細地寫下去，也會變成一個父與子，前夜同樣的長篇。但是作者只用最經濟的手腕，劃出一個輪廓來。因此杜沙同達霍甫經過了一種怎樣的生活，倒底又如何破裂的情形，讀者不得而知了。

然而，我們讀去，只覺得緊張，尤其是後半，可以說是緊張的琴弦，帶着悲傷和憤怒的滋味。使讀者最感着同情的，總是潘銀的一生了。

這書雖是五十五年前的作品，就是在今日革命熱潮的中國，就是在高呼婦女解放的中國，不限定有一個像巴波林那樣的革命者，不限定有一個像牡沙那樣獨斷獨行的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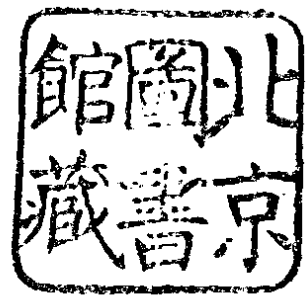
寫到這裏，我的心感着寂寞了！

大杰於日本。八月一日。



## 兩朋友

……我現在是老而且病弱了。我的思想，專沉在一日一日逼  
近的死裏。我不想到過去，我的靈魂的眼睛，也不向後回顧。只  
是有時——在冬天呢，不動地坐在火熊熊的爐旁，夏天呢，慢慢  
地沿着多蔭的並木道散着步——我也想到過去的時日，事體和人  
物，但是我回想的那些時候，不是我的成年期，也不是我的青年



時代。使我回想的，或者是我的幼年，或者是我少年的初期。譬如，我現在就想起我和嚴厲的易怒的祖母，同住在鄉村時候的事了。——那時我僅僅十二歲——並且還有兩個人物，浮在我的目前。

可是，我照次序的連續地來說這個我的故事罷。

—

——一八三〇年

老僕甫利普基用脚尖子走進來，和平日一樣地，帶一個結着薔薇型的頸飾，緊緊地閉着嘴唇，「似乎是怕人聞着他的口臭。」灰色的捲髮，垂在額部的正中。他進來，低着頭，送給祖母用紋



章封着的放在鐵盤裏的一封很大的信。祖母帶上眼鏡，讀着那信……

「他在這裏嗎？」她問。

「太太說什麼……」甫利普基怯懦地說。

「怯懦者！那個拿這封信來的人——還在這裏嗎？」

「在這裏，當然在這裏，他坐在會計室。」

祖母響着她的琥珀的唸經珠……

「叫他到這裏來……你！」她轉着向我說；「你，坐在這裏不要動。」

我坐在那角落裏指定給我的椅子上，全沒有動。祖母對我是很嚴厲的。

\*  
\*  
\*

五分鐘後，一個黑髮的櫻色皮膚的頰骨寬的臉上有痘痕的鈎鼻眉濃的三十五六歲的男子，走進房來。濃厚的眉毛下面，一雙小小的灰色的眼，悲鬱的安靜的射着。眼的顏色與表情，同他那幅東洋式的面貌，全不相似。他穿一件合式的長外衣，站在門口，僅僅點頭地行了一個禮。

「你就是巴波林嗎？」祖母這樣問着，又獨自地說；「簡直是亞爾麥尼亞人。」

「是，是的。」那個人用着低的平靜的聲音答道。他最初聽到我祖母對他不大客氣的聲音，他的眉毛微微地顫動着。他真的想我祖母像對同等人那樣的稱呼他嗎？

「你是俄國人？是正教？」

「是的。」

我祖母取了眼鏡，過細地從頭至足地打量着巴波林。他也並沒有低下眼睛，僅僅把手夾在背後，特別打動我的心的，是他的鬚鬚，那是剪得非常平滑，但是像他那樣青色的頰和頤，我生平從沒有見過。

「牙可甫。白特諾維基在這封信裏，很獎勵你不飲酒，做事認真。爲什麼，你又不在那裏做工了呢？」祖母說。

「他需要一個與我不同的土地管理人，太太！」

「一個不相……同的？那我真有點不懂了。」

我的祖母又響着她的瑪瑙珠。

「牙可甫·白特諾維基寫着告訴我，說你有兩個特性，什麼特性？」

巴波林微微地聳了一下肩。

「我不知道他所認為特性的。大概是，……大概是說我不許用體刑。」

祖母很驚奇。「你是說牙可甫·白特諾維基要用鞭子打你嗎？」

巴波林的櫻色的臉，一直紅到頭髮的根上。

「不是那樣的，太太！因為我對於農夫，立了一種不許用體刑的規則。」

祖母比以前更驚奇，舉起兩手來。

「哈！」她最後這樣叫出來，又稍稍偏着頭，注意地又把巴波林打量了一下。「哈！那是你立的規則？那於我並無關係。我現在並不需要一個監理人，我要一個會計室的書記——秘書。你寫字怎樣呢？」

「還能寫，絕不致掛錯就是。」

「那也沒有什麼要緊。最要緊的，寫得乾淨一點，不要寫那討厭的像字帖上那樣有尾巴的字就好了。那末，你還有一個什麼特性呢？」

巴波林不自然地動着，咳着嗽。

「大概……那位先生是說我不是單身的事罷。」

「你結婚了嗎？」

『沒有……但是。』

祖母蹙了一下眉頭。

『有一個人同我住着……一個男性……一個朋友……一個可憐的人。兩人從沒有離開過……哈！已經十年了。』

『親戚？』

『不是，不是親戚。——朋友。他決沒有妨礙工作的事。』

巴波林復想着有抗議的，急於補加了這一句。『他同我住一個房子，費用我供給他。他許是大有用處的，……他是一個受着很好的教育的人——不是虛飾的話，實在是很好，——並且他的道德也是模範的。』

祖母咬着嘴唇皮，半閉着眼睛，聽巴波林說完那些話。

「他用你的錢嗎？」

「用的。」

「你爲慈善而養着他嗎？」

「爲正義。……這是一個窮人去幫助另一個窮人的義務。」

「真的？這是我初次聽見的話。到現在我總覺得這是富人的義務。」

「對於富人，若我敢於說的時候，那是一種娛樂。……但是對於像我們這樣的人……」

「好，夠了，夠了！」

祖母搶着說，她想了一刻，帶着鼻音問他，這是她平日說話的時候一種不高興的表示，「你那位受你庇護的朋友，多大年紀

呢？」

「和我同年。」

「真的，我以為他是你養大的呢？」

「不是，他是我的朋友。——並且……」

「夠了。」祖母又阻着他。「你似乎是一個博愛者。牙可」

甫。白特諾維基是對的。像你的身分這樣的人，這些事是很特別呀！但是，我們來談正事，先說明你的職務罷。……你在這裏幹什麼？」祖母突然轉着黃色枯萎的臉向着我說；「也去讀讀神話看。」

我跳起來，同祖母的手接了吻，走出去了。——並沒有讀神話，到園中玩去了。



\*  
\*  
\*

祖母這隻花園，是很古又很寬廣。在一面，有一個活水池。

池中不僅有鯉魚鰻魚，在現在無論那裏都沒有了的那種有名的泥鰌也有。池子的上方，是楊柳的密林，兩岸的高處，滿長着榛、接骨木，忍冬樹，野茨，樹底下，生出一些石南草和金花菜。在灌林之間，這裏那裏有一些小小的空地，都是覆着綠色絲樣的美麗的草。青草裏伏着的小菌，帶着可笑的各樣紅色的紫的稻草色的帽子，白屈菜的金色的球，明亮的放着光。那裏一到春天，夜鶯唱歌，畫眉吹口笛，郭公鳥也叫着。到了夏日的熱天，那裏也是風涼的。——我最歡喜走進茂林密樹的裏面去。在那裏面，只有我一人知道的——至少我是這樣想——我歡喜的秘密的場

折。

出了祖母的房門，我一直走到這些場所中一個叫瑞士國的裏面去。但是，怎樣的使我驚奇呀！當我未走到瑞士國之前，從半枯的枝子和嫩綠的枝葉合着的精巧的網子裏面，除我自己以外我認清了還有一個人在那裏。

那是一個很高的人，穿着黃色粗羅紗的長外套，帶着高的帽子，正站在那個我最愛的地方。我偷偷地走近一點，望見了他那幅我全然不相識的臉，臉也是很長而且柔和的，配着小小的紅味的眼睛，和非常可笑的鼻子。伸長得和豆莢一樣，垂在豐滿的唇上，嘴唇時時顫動着，做成一個圓圈，洩出一種尖銳的小的口笛來。同時放在胸的上部兩隻現骨的手的指頭，很快的迴轉地動

着。有時手不動了，嘴唇不顫動也不哼了，頭向前屈着，似乎在傾聽什麼。我再走近一點，看見他更清楚了。……

這位客人的每隻手裏，持一個小淺杯，——是一些人用着戲弄金絲雀惹他唱歌的杯子——一根小枝子，在我的脚下弄起一響，那客人嚇得一縮，兩隻陰暗的眼，望着茂林，蹣跚地走開了。……但是，他忽然撞着一株樹，叫出一聲來，又站住了。

我從密林裏走到空地來，那客人微笑着。

——早安！我說。

——早安，少爺。

我不高興他叫我做少爺。那樣習熟的！

『你在這裏做什麼呢？』我嚴厲地問他。

『看看！』他仍是微笑地答道。『我惹這些小鳥唱歌呢！』他把小杯子給我看。『金絲雀也回唱着很好的歌呢！在你這樣的年紀，一定歡喜這些鳥雀歌着的調子罷。請你聽，我一做聲，他們立刻就會和我的。——這是多麼有味呀！』

他開始撞着他的小杯子，果然，一隻金絲雀從近處的一株槐樹上，唧唧地叫起來回答着。那客人就不作聲的笑起來，望着我。

— 14 —

這種陰笑，這種眼色——以及那客人種種的動作，他的弱的模糊的聲音，曲的膝，瘦的手，帽子，長的粗絨外套——關於他的一切，都暗示着他的溫和稍稍的天真和談諧。

『你到這裏很久了嗎？』我問。

「不是，今天才來。」

「你不是他所說的那個人……」

「是巴波林對太太說的？是的，正是的。」

「你朋友的名字是巴波林。你的呢？」

「我是潘銀。潘銀是我的名字；潘銀。他是巴波林，我是潘銀。」

他又把那小杯響起來。

「聽呀！聽那金絲雀呀……他是唱着多好聽的歌！」

這個奇妙的人，即刻「可怕的」合我的歡心了。像一般的孩子似的，對於客人我又是怯懦又是自大，但是，我覺得對於這個人，似乎是多年前就是相識的了。

『來，同我來！』我對他說。『我知道一個比這裏還要好的地方。那裏有幃子，我們可以坐，並且還可望見對面的堤。』

『一定同去！』我的新朋友用着唱歌似的聲音答道。我讓他在我的前面，他一面左右不定地踉蹌地漫步着，一面時時頭部向後面仰着。

我看見在他外套的背上的衣領下面，懸着一條小小的繸子。

『掉在那裏的，那是什麼？』我問。

『那裏？』

他一面問，一面用手伸到後面的衣領去摸着了。

『哈！這繸子！讓牠罷。我縫着做裝飾的。這沒有什麼妨礙。』

我領他到有椅子的地方，坐下了。他同我並排地坐着。「這裏真是可愛呀！」他說了，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呵！多可愛呀！你有個最好的花園！呵！呵！」

我橫目的看着他，「你戴着一頂怎樣奇怪的帽子呀！」我未免這樣叫起來了。「給我看看！」

「一定！小少爺！一定。」

他取下帽子，我伸出手去。但是一舉眼——就不覺地突然笑起來。原來潘銀完全是一個禿頭，在他那僅僅蔽着光白的皮膚的高高的尖圓的頭頂上，簡直看不見一根頭髮。

他用張開的手在頭上一摸，也笑起來。他笑的時候，似乎哽了的一般，大張着口，閉着眼，——並且在額前，三條直的皺

紋，浪似的上下地流動着。最後，他說：

「呃！這不是簡直像一個雞蛋嗎？」

「是的！是的！正像個雞蛋！」我出神地同意地說。「在許久以前，你就是這樣了嗎？」

「是的，早就這樣了；可是，我從前是有多美的頭髮的呀！——像阿果那特船上的人們，越着深深的海，搜求的金羊毛那樣的美呀！」

雖說我只有十二歲，但是，幸虧我讀神話，我知道阿果那特船上的人們是什麼人了。然而我更驚奇的，是從這個穿着差不多全是襪襖的衣服的口裏，聽出這樣的名字來。

「那末，你一定讀過神話？」我問他，一面把他那頂帽子在



我的手裏亂扭着。那帽子是用脫了毛的皮子鑲了邊，還補着硬紙的頂。

「我研究過那種課目，小少爺！在我的生命中，對於什麼我都用過相當的工夫。但是，請你把帽子還我，那是我這禿頭的保護者。」

他戴上帽子，帶白的眉毛，向下面一動，問我是誰，問誰是我的父母。

「我是這裏的地主的那老太太的孫兒。」我說；「就是我一個人跟着她，父母都死了。」

潘銀畫着十字，「這真是可憐呀！那末，你是孤兒了！並且也是承繼者了。貴族的血在你是很明顯的。在你的眼光裏，分明

地閃耀着，並且西……西……西地鳴動着。『他用手指說明血的鳴動。』公子！我的朋友和你的祖母的談話說好了沒有，他有沒有得到他預約的位置的事，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潘銀咳了一聲，『哈！一個人要能在這裏，就只一刻也好呀！否則又要天涯飄泊，將永找不到一個立錐之地。人生的擾亂無已時，靈魂也是混亂的呀！……』

『告訴我，』我搶着說，『你是牧師的職業嗎？』

潘銀轉望着我，皺了一下眉頭，『你爲什麼要這樣問呢？』  
少爺！』

『你說了一些正像牧師們在教堂裏說的話呀！』

「是說因為我用了一些出自聖經的句子嗎？但是你用不着驚奇。普通談話的時候，雖不用這種句子，可是當一個人的靈魂，高潮地激動着的時候，說話也同樣的興奮了。你的先生——俄國文學的先生——我想你一定學了這樣的課程——他一定告訴這個給你了罷？沒有嗎。」

「沒有，沒有教。我在這鄉間，是沒有先生。可是在莫斯科的時候，就有許多。」我答道。

「你將在這鄉間住很久嗎？」

「兩個月，再不多住。祖母說，我住在鄉間是縱容壞了，縱令這裏有個家庭教師。」

「一個法國教師。」

「是的。」

潘銀在耳根後面搔了一下。

「是一個小姐嗎？」

「是的，她叫做傅利格小姐。」

我突然感着失了體面似的，因為一個十二歲的少年，沒有一個男先生，就只有一個小姑娘似的家庭教師。於是我同時地說；  
——但是我不注意她，我注意幹麼？

潘銀搖着頭。

「貴族！貴族！你們是太歡喜外國人了。你們是從俄國的」  
東西裏面，轉開臉去——向着異國的一切，你們只是對國外來的  
東西傾心呀！」

「喂，你在用詩說着話嗎？」我問他。

「怎麼不是？無論何時，像這樣的時候，我就能夠。在我來得是很自然的。——」

可是，正在那時，在我們後面的園中，鳴着大而銳的口笛。我的新朋友，立即從橋上站起來。

再會，少爺！那是我的朋友在叫我，在找我呢！……他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嗎？再會了！對不起。」

他鑽進密林去，不見了。我又在那裏坐了一刻，我感着困難，和一種反是快意的感情。……在以前我從沒有像同潘銀會面和談話的事。漸漸地我入了夢境的一般。可是，一想到我的神話的事，於是就漫步地走回家去。

\* \* \*

我到家裏，知道祖母把巴波林的事定妥了。他被指定在臨近廐院僕人居住所的一間小房裏，他即刻同他的朋友，安置在那裏了。

第二天早晨，當我吃完了茶，我也沒有向傅利格小姐告假，一直跑到僕人居住所去。我想同昨天見過面的那個奇妙的人閒談一下。沒有敲門——在我們家裏，從沒有那樣的習慣——我一直走進房裏去。房裏沒有我要找的人，沒有潘銀，但是，只有他的保護者——那博愛家的巴波林。他站在窗前，脫了上衣，兩腳很開的站着，正在用手巾，拚命地擦着頭和頸子。

「你找什麼？」他的手仍舊動着，皺一皺眉地說。

「潘銀不在家嗎？」我沒有取帽子，帶着自由而安閑的調子問他。

「潘銀君，里康特，哇維利基，這時候恰恰不在家了，真的！」巴波林鄭重地答覆着。「但是，請你注意一點，青年人！不招呼一聲，就這樣跑進人家房內來的事，是不大對的。」

「我！……年青的人！……他敢！……」  
我憤怒得紅臉了。

「你不知道我是誰！」我不像先前那種自由安閑的態度，帶一種高傲的調子說；「我是這裏老太太的孫少爺！」

「那於我全是一樣。」巴波林一面反駁地說，一面又用手巾擦頭和頸子。

——你纔合是主人的孫少爺，也沒有自由出入他人房間的權利。

——他人的房屋？說什麼？在這裏，無論那裏，不都是在自己的家裏嗎！

——那裏，對不起：這裏是我的家呢！爲交換我的工作，規定着這房子是指定給我的哩！

「不要教訓人罷！」我搶着說；「那樣的事，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

「非教訓不可！」他搶着說，「大了就會知道的罷，……我知道我的義務，對於我的權利，也知道得更清楚。若是你再這樣的話，我不得不請你從這房間出去了。」



若不是潘銀東倒西歪地恰在這時候走進房來，不知道我們的辯論要鬧個什麼結果。他似乎從我們臉上的表情，猜到在我們的中間，發生了什麼不快的事。於是，他浮着歡樂的溫情的臉色，走向我來。

「呃！小少爺！」他亂揮着兩手地叫起來，又無聲息地笑着。「親愛的！來訪我的罷！來得好！親愛的！」（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我想，難道他對我是這樣的親密嗎？）「來，同我一——路到花園去。我在那裏找到了一點好東西呢！……爲什麼要站在這暑熱的地方！去罷！」

我跟着潘銀走了，但是到了門口，我想着又回轉頭來對巴波林射了挑戰的一眼，——似乎說，我是不怕你。他也同樣地回答

我，又在手巾裏擤了一下鼻子，——或者是要使我知道他是如何的侮蔑了我。

「你那朋友是一個多無禮的人！」我們後面的門一關，我就對潘銀這樣說。

潘銀差不多帶着恐怖似的，轉着他那膨脹的臉向着我。

「你這樣子對誰？」他圓着兩眼問我。

「對他，當然……他的名字是什麼？……是的！巴波林。」

「巴那曼。塞米涅維基？」

「是的！那個……黑奴！」

「呃……呃……呃……」潘銀帶着慈愛的非難的調子反辯

着。「小少爺！你如何說出這樣的話呢？巴那曼·塞米涅維基是

一個持着嚴格主義最可尊敬的人物，是一個非常的人物！真的，他不許旁人對他任何的無禮。——因為他認識他自身的價值。那個人他有很廣博的知識——他不是做這種事的人物呢！對於他你不得不小心，少爺！你知道不？他是一個：：」說到這裏，潘銀屈着將嘴靠近我的耳邊說；「他是一個共和主義者！」

我凝望着潘銀。這是全出於我意料以外的事。從加衣達諾甫的教科書和其他的歷史書上，我知道在古代的希臘羅馬也存在着共和主義者。不知怎的，我總想像他們是戴着甲帽，手腕持着圓楯，露着大的腿子的人。但是在現代，就在目前，特殊在俄國，在這個地方，可以遇着共和主義者——真顛覆了我的理解，使我全然莫明其妙了。

『是的！少爺！是的呵！巴那曼·塞米涅維基是一個共和主義者。』潘銀重覆地說。『所以，以後對於這種人要取怎樣的態度，想你知道。但是，現在讓我們到花園去罷，你猜猜看，我在那裏找着了什麼？一個杜鵑鳥的蛋在朗鷓鳥的巢裏。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嗎？』

我同潘銀走到園裏，但是在我的心中，重覆地說；『共和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因此，我決定着——他所以有——那青色的下巴了。

\*

\*

\*

從那天後，我對巴波林和潘銀他兩人的態度，分得判然了。我對於巴波林，生出一種敵意的情感，可是在幾天裏，這種敵意

的感情，又混雜着像尊敬那樣的感情。我真有點怕他。就是他初次對我的那種嚴厲的態度完全消去，我仍是不能不對他感着一種恐怖之感。不用說，對於潘銀，是一點也不怕，然而我也不尊敬他。反之，從那一點說來，我把他看作一個丑角似的人物。但是，我是用我的全精神去愛他的。同他一過幾點鐘，僅僅我和他兩人玩，聽他的故事，在我是感着無上的歡樂。不用說，祖母對於我和這樣貧民階級的人們結為好朋友的事，是非常不高興的。可是，我一有離開祖母的機會，我就會跑到那奇妙的滑稽的可愛的朋友那裏去。從博利格小姐走了以後，我和他的相會更頻繁了。她是因為和一個訪問隣家的陸軍中尉說話，對於充滿了我家庭的慘澹的氣象，加以無禮的怨言的原故，祖母把她送回莫斯科

了。

至於潘銀呢，和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談許久的話，他並不感着厭倦，似乎他自己正在追求他們似的。我真是聽了他多少的故事呀！同他坐在銀色的白楊的天幕之下，香的樹蔭的乾的柔滑的草地上；或者，坐在池子蘆葦叢中凸出凹進的粗的濡濕的草地上；從那裏凸出一些節瘤的樹根，奇妙地交合着，好像是黑的血管，好像是蛇，好像是地國出現的怪物。

潘銀詳細地告訴我他的生平，細述他所遭遇的一切的幸福和不幸的事件。對於這些事，我總是感着最深的同情。他的父親是教會中的庶務，是一個很不錯的人。但是，因為過於飲酒的關係，所以極端的嚴格了。

潘銀自己在一個神學校受了教育，可是因為受不住嚴厲的鞭打，並且對於牧師的職業，毫不感到興趣，到底他又還俗了。因此，他經了千辛萬苦，最後的結果，就成爲一個流浪者了。「若是我不過着我的恩人巴波林·巴那曼·塞米利基」，潘銀常常這樣補尾地說；（他除了在這種時候，是不談巴波林的事的。）「若是我不過着我的恩人，我將流入貧窮與惡德的泥濘的深淵了。」

潘銀歡喜大聲大語地講話，雖不是說謊，然而他有一種虛飾誇張的脾氣，他對於什麼，都是驚歎，對於什麼都是狂喜。……並且，我因為模倣他，也變得誇張和狂亂了。「你怎麼變得狂人了一樣的，原來，是怎麼一回事呀！」我的老祖母老是對我這樣

說。潘銀的談話，是使我感着最有趣味的，可是，比這談話我更愛的，是時常我和他一塊兒讀書。

要敘述我經驗過的我和他讀書的那種情感，到底是不可能。一有機會，他腋下夾一本笨重的書，像故事裏的隱者和妖怪一樣的，出現於我的面前。他於是偷偷地用着長而曲的手指打招呼，神秘地丟着眼色，他用他的頭，眉毛，肩部以及他的全身，指着園林的寂無聲響的深處。到那裏，沒有人能夠跟着我們的後面尋來，沒有人能找得出我們。當我們偷偷地出了家，當我們好好地走到我們一個秘密的地方的時候，於是就並排地坐着，後來，慢慢地打開書本，就迫來一種說不出來的寫意的微的和時代的香味。



我是帶着如何的顫動，以一種如何的無言的期待的不安，望着潘銀的臉，望着他的嘴唇——從這些嘴唇裏，就會流出一串優美的話來。不久，他最初讀書的聲音聽見了。我們周圍的一切，都已消去。……不是，不是消去，只是像雲煙似地遠遠地飛去，剩着的是稍帶着優美溫和的氣味。樹木，青葉和高草叢，將我們從其他的世界，遮蔽着隱藏着了。我們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在做什么呢？是沒有一人知道的。——同我們一起的，只有詩歌，我們融和陶醉於詩歌之中了，在我們還感到一種多少的莊嚴，偉大和神秘。

潘銀特殊是讚揚詩歌——一種音樂化的響亮的詩。——他是將他的生命捧給詩歌了。他不是讀詩，他簡直像醉了酒忘其所以

然的人似的，又像皮張尼姑似的，從鼻子中滾出聲音來，如一間  
關鸚語幽咽流泉」似的莊嚴地朗誦着。並且他還有一種習慣，在  
朗誦之前，私語地像唸給自己聽的一般，必先小聲地將詩章微吟  
一下。……這個他叫做「試讀」，於是，大聲地將那些詩句朗誦  
着，他即刻從椅上站起來，半祈禱式半命令式的揮舞着手。……  
這樣子，我們不僅讀羅謨諾梭甫，蘇馬諾可甫和卡特米的作品。  
（愈古的詩歌，愈惹起潘銀的興味，）就是赫挪司可甫的“Rossi-  
ad”，我們也讀破了。老實說，就是這“Rossiad”，使我最出神。在  
那裏面有一個勇敢的韃靼女子，是一個巨大的女主人，現在，我  
不記得她的名字，但是在那時候，一提起那名字，我的手足就變  
得冰冷了。

「是的。」潘銀示意地點着頭這樣說；「赫那司可甫——有人一次被他捉住了，是不容易逃開的呀！……時時只要一行詩，……就是破碎人心的了。……最好，你就這樣聽從牠依附牠，……若你要去克爾牠理解牠的時候，但是他就會逃走的，並且又將以銅鑼的破聲響着喇叭的呀！他的名字恰好是給他的——就是這個字，赫爾那司可甫。」

對於羅謨諾梭甫的作品，潘銀非難他太單純太放縱。對於德薩雲，他簡直帶着敵意的態度，與其說他是詩人，不如說他是侍臣的好。在我們的家庭裏，對於文學，對於詩歌，是毫不注意的。尤其是詩，特別是對於俄國的詩，是看得卑鄙粗劣，一錢不值的。祖母從不叫那些做詩，只叫作「俚曲」而已。這些俚曲的

作者。據她說來，不是酒瘋子，就全是白癡。

我養育在這樣的概念中，難免只有兩條路走，一是厭惡的背  
着潘銀——他是不雅潔不體面，於我貴族的習慣有損——或者是  
爲他所引動爲他所迷，我自己也染了他的詩情的毒而照着他做  
呢！……於是，我決定走第二條路了。我也開始讀起詩來，如祖  
母所說的，流覽「俚曲」那種無聊的東西了。……我自己也試試  
地作詩，後來做了一首詠手風琴的詩，詩裏有下面這樣的兩行；

看呀！筒子團團轉，

齒車在內鳴！

潘銀讀賞着說在這詩裏，有一種模擬的旋律。但是他非難道  
題目的本身就太卑下，值不得去做詩。

呀！一切的努力，感情與歡樂，我們兩人孤寂的讀書，和他的生活，我們的詩，即刻都完了。不幸的事，霹雷似的突然落在我們的頭上。

\*

\*

\*

我的祖母有當日有權勢的將軍的精神，對於什麼，都愛清潔和有秩序。因此清潔和有秩序，也維持到我們的花園了。她時常將那些沒有納稅的窮得什麼也沒有農民，和自己屋裏不高興的老了的僕人，都驅到園裏去，要他們掃路，叫他們除淨邊上的草，叫他們弄細花床上的土和其他的事。有一天，當這種工作最烈的時候，我的祖母帶着我到園中去了。在樹中或是在草地的各處，我們都可瞥見白的紅的青色的襯衣，四面八方，都聽見掘土的鏟

子的聲音，和斜放着的篩子篩土響的遲鈍的聲音。

從他們的旁面走過，祖母那雙鴛似的銳利的眼睛，望見其中的一人，沒有像其餘的人似的用力的做工，他脫了帽子，表示着閑懶的樣子。那是一個瘦臉，兩眼凹落而無光的極其年青的人。他那件棉布襯衣，破得稀爛，都是補丁，連他那狹的肩胛也還蓋不住。

「那是誰？」祖母問甫利普基，他用脚尖輕輕地跟着在後面走。

「你……說那一……個……太太？」甫利普基口訥似地說。

「蠢東西！我說的那個帶着討厭的眼色望着我的人！那兒，站在那裏，沒有做工的。」

「噢！他嗎？是的……他……他是愛米耳。是死了的巴威爾，阿凡拉希基的兒子。」

十年前，巴威爾·阿凡拉希基在我們家裏當總管非常地得祖母的歡心的。但是他忽然失了寵，被降作牧人，到底，連牧人的職分也失掉了。於是在遠遠的一個小村裏住着，每月就是討點麥粉可憐地生活着。最後，遺下最窮困的家庭，他中風死了。

「哈！」祖母說，「真不錯，龍生龍子呀！好，我也得對付這東西一下。像這樣帶着怒的臉色的人，我真沒有必要呢！」

祖母走回家去，——即刻將事情處理好了。三點鐘後，愛米耳準備很好地，帶往她的窗下來了。這不幸的少年，將被遣到開鑿地去，隔他數步的籬笆的對面，有一張載着他的貧弱的行李

的小車。那時代就是這樣的時代！愛米耳沒有戴帽子，低着頭，裸着足，把一雙皮靴繫着背在背上，獨站在那裏。他那對着莊嚴的房子，不表示失望，憂傷和困亂。僅僅一種愚笨的微笑，凍結在他的沒有顏色的嘴唇上。他的乾而且半閉的眼睛，執拗地望着地面。不久，有人通知祖母，說他已經來了。祖母從沙發上站起來，絲的衣裙發出輕輕的聲音，走近書房的窗畔去。把那副金邊的兩重的眼鏡，放在鼻梁上，一望那新的逐放的犯人。在她的房裏，一刻間，忽然來了四個另外的人；是總管事，巴波林，值日工人，和我。

我的祖母上下地點動着頭。……

「太太！」一個破的差不多是一個閉氣的聲音，忽然聽見



了。我朝周圍一望，巴波林的臉是紅的。……是紫色。……從他凹出的眉下，可以看見一點小而銳利的光。……這無疑，那叫「太太」的人，是他，是巴波林了。

我的祖母也朝周圍一望，於是把那副眼鏡從愛米耳移到巴波林的身上。

「那個……說話的？」祖母慢慢地又清晰地自鼻子裏發出聲音來。巴波林稍稍向前進一下。

「太太！」他說。「那是我……我胃昧的，……我胃昧的呈諫，太太對於這件事，照現在這樣辦去，不大得當呢！」

「什麼？」祖母並沒有移開眼鏡，用着同樣的調子說。

「我失禮的……」巴波林一字一字清晰地說下去。「我是

說一個自己並沒有犯罪的少年將要遣他到開墾地去的事。這種辦法，我敢說，只引起不滿足和其他不好的結果。——不外是濫用地主方面的權力。」

「你原來在那裏讀書呢？」祖母靜了一刻，這樣問他，同時拿下眼鏡。

巴波林有點困惑，啞啞地說；

——太太說什麼？

——我問你在那裏讀過書，你說這些博學的話呀！

「我……我的教育……」巴波林說。

祖母輕蔑地聳一聳肩，接着說；「大概我做的事，不大合你的意罷。這於我是毫無關係的。——在我的下人中，我是持有絕

對的權利的，誰也不能過問，到現在，我總沒有看見誰當面批評我，並且還是管與自己無關的閒事。這種不倫不類的學者式的博愛家，我沒有必要，我要的是唯命是聽的僕人。你來的以前我就是這樣；在你走後，我也是這樣的。你不適合我，請你另打主意罷。」

「尼古那·亞托諾甫！」祖母對着管事的說；「把這個人的賬算一下，請他在今天午飯前，就離開這裏。聽見了嗎？不要引起我生氣，並且那一個也……那個同他住在一起的蠢傢伙，也一路遣走。愛米耳還等什麼呢！」祖母補加這一句，望着窗外。

「我已經見了他，還有什麼事呢！」祖母對窗子揮着手巾，好像在驅逐討厭的蚊子。

於是她坐下去，望着我們，嚴厲的說，

——無論那個都滾出去！

除了那個值日工人以外，我們都退出了。祖母的話，對他是適用的，因為他不是一個「人」。

\*

\*

\*

祖母的命令，都照着實行了。午飯前，巴波林與我的朋友潘錫開始從那裏出發了。我現在不想敘述我當時的悲傷和真誠的小孩子的失望的情緒。真的，這種情緒的強烈，壓潰那共和主義者巴波林勇敢的行為所感動我的讚歎的情感了。同祖母談話後，他即刻到房間去，檢點行李。他不同我談一句話，也不望我一眼，雖說我始終在他的身旁——老實說，在潘銀的身旁。潘銀已

是心亂如麻，也沒有說什麼，可是，他仍是望着我，眼中滿了眼淚——但是老是那點眼淚，也不落下，也不抹乾。他不批評他的恩人——他決不說巴波林。巴那曼。塞米利基做錯了，但是他非常的悲傷。我同潘銀，最後的朗讀着“Rosstad”中的一節，爲這一個，我們倆閉在雜物房裏，——再不想夢想到花園去的事了——。可是，剛讀第一行的時候，兩人都興奮起來，雖說我有十二歲，平日雖矜誇着自己是大人了，我一點也不管，像小牛似地狂喊起來。

當他坐上馬車去的時候，巴波林最後望着我，他平日那幅嚴厲的臉，稍稍溫和了一點，對我說：

——這於你是一個教訓，小少爺！你記着這件事罷。你長大

了，決計不要使這樣不公平的事發生。你的心，還善良，你的性質，還沒有腐敗。……用心地，記着！事情是不許這樣的呀！

我的眼淚，很多的，流過鼻子，流過嘴唇，流到下巴地，我半吞半吐地誓約地說；『我一定記得……我一定，……我十分一定記得……』

這時候，潘銀——以前我和他有二十度的擁抱，他那些沒有剃光的鬚，刺得我的臉上發熱，他特有的體臭，薰滿了我的全身——在那時候，一種突然的憤激襲着潘銀。他就從馬車的坐位上跳起來，兩隻手在空中亂舞，用着雷鳴的聲音，（他從那裏得來的這種聲音！）朗誦德爾薩維（那時不是一個朝臣的詩人）的名作“David”的譯詩了。

——全龍之神起來了！

在諸王之集會裏宣判！……

多少時候，多少時候，神說，

你們放過有罪者？

你們得保守法律。……

「坐下罷！」巴波林對他說。

巴波林坐下去，但是仍在朗誦。

——援救貧窮的和無罪的人！

給不幸者以庇蔭！

從壓迫者防護弱者！

潘銀說「壓迫者」的時候，指着我們的房子，又指着馭者的

背。

——從束縛裏解救窮人！

他們不知道！

他們也不了解！

.....

尼古拉·亞托諾甫從屋裏跑出，就向那馭者大叫起來。

——快走！畜生！走！不要在這兒躊躇！

於是車子轉動了。

僅僅在遠處，聽出潘銀讀詩的聲音！

——起來，正義之神！

來裁判這違背公理的——



只有你呀！

是此世唯一的治理者！

「狗東西！」尼古拉亞托諾甫說。

「他在年青的時候，沒有受得足懲罰！」一個教會中的庶務員，走到階段上，這樣說。他是來問太太願意在幾點鐘，舉行夜膳。

\*

\*

\*

就在那天，我知道愛米耳還留在鄉村裏沒有出。因為不到明天早晨，不能進城去辦理法律上的手續，這是為制限地主自由處理的目的而設的，可是，這不過替監督所的職員們，添一筆臨時收入的來源而已。我找着了牠，我當時因為自己沒有錢，給了

他一個包，包裏有兩條手巾，一雙破拖鞋，一把梳子，一件舊寢衣，還有一件全新的絲頸巾。

愛米耳睡在內庭馬車旁的草堆上，我搖醒了他。他冷淡地接受我的贈物，躊躇地並沒有道謝，即刻把頭又擱在草堆上睡了。我走回家來，稍稍有點失望。我原來想着，他因我的訪問，一定很驚奇，很歡喜，並且在這裏面，可以看出我將來寬大的保證。

——那知他竟……

「無論怎樣說——那人是沒有感情的。」在歸途的時候，我這樣想。

祖母不知怎的，在可紀念的那一天，完全給我自由，可是那晚，我吃了晚餐，同她道「晚安」的時候，她懷疑地望着我。用

法國話對我說。

——你的眼睛紅了，於你真有點農民草舍的臭味呢！我也不檢查你有一種什麼感情，和做了一些什麼——我也討厭一定要責備你，但是，我希望你把你的蠢氣全部都消去罷。請你把你自己，再做一個似教養好的孩子的樣子。總而言之，我們不久就得回莫斯科去，到那裏，我將替你請一個教師。——因為我知道你非讓一個男先生管理你不可呢！你現在可以出去了。

真的，以後不久，我們就回了莫斯科。

二

七年過去了。

我們仍和前一樣地住在莫斯科。但是，我已經是大學的二年生，我的類於衰老的祖母，也再沒有管理我的權力了。在學校的同窗中，有一和我最好的快活而又溫和的叫做霍甫的青年。和他的習慣和趣味，全是一致。達霍甫最愛詩，並且自己也能做；在我呢，播銀播了愛詩種子，也是結了果子的。像一般好的青年朋友一樣，我們互相沒有一點秘密。但是，怎麼的呢！過了幾天，我注意到達霍甫有一種興奮和困亂之感。……或者一次有幾點鐘不見他，並且連我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樣的事，從前是沒有的。我想以友情的名義，請他把一切的事情，都告白出來。……可是他先發動了。

「天，我坐在他房裏。」白狄亞，」突然地紅了臉，凝視着我的臉，說，「我一定介紹我的杜斯（Miss. ——文藝女神）給你！」

「你的杜斯，你說得多奇怪！簡直像一個古典主義者。（那時候，一八三七年，正是浪漫主義的全盛時代。）似乎我從不知道你的杜斯似的，你又寫了新詩嗎？否則是什麼？」

「你不懂我的意思！」達霍甫仍是紅着臉帶笑地說；「我要介紹你一個活的杜斯呢！」

「哈！是那樣的？但是，怎樣她是你的杜斯呢？」

「那是因爲……但是，等一下，我相信這就是她來了。」輕的啾啾的急速的鞋音聽到了，接着門就開了，門口現出一

個十七八的少女，穿着印花布衣，肩上披一個黑羅紗的坎肩。金色的稍稍捲縮的頭髮上，帶一頂黑草帽。他一見我，有一點畏懼和困惑，朝後退了一步，……但是，達霍甫即刻迎上前去。

「請！請！杜沙·巴羅拉！請進來！這是我一個最好的朋友！是一個很好的，溫和聰慧的人！你不要怕他，白狄亞，」他轉向着我，「讓我來介紹我的杜沙（Muse），是她的名字，與文藝女神的 Muse 聲音相近。」讓我來介紹我的杜沙·巴羅拉雲諾格挪——托甫，我的最好的女友。」

我點了一下頭。

「原來……所謂杜沙……」我說；

達霍甫笑起來。

你不知道在曆書上有這樣的一個名字嗎？老實說，我在會着這位親愛的小姐以前，我也沒有聽見過，杜沙！一個多麼動人的名字！於她恰恰相稱呢！

我又向我朋友的親友，點一下頭。她離開門口，向前進了兩步，又停住了。他是非常可愛，但是，我不能贊成達霍甫的意見，在心裏對我自己說，「噫！她是一個新奇樣子的杜斯。」

她的曲線的薔薇色的臉的容貌，是纖細而優美。在她苗條的彩色畫似的身體的各處，充滿了一種有彈力的青春的力。可是說到杜斯，說到杜斯的化身，我——不只我一人——當時的青年們，會都持着完全不同的概念。講到杜斯，第一得是黑髮和蒼白的皮膚，殘酷的微笑，輕蔑的驕傲的表情，靈感的眼色，——還

要有神秘的，惡魔的，運命的某物存在——我們想着的杜斯。要是支配當時人心的拜命的杜斯。剛走進來的那女子的臉上，是看不出這一點相像的地方來。若是我當時年紀稍稍大一點，稍稍多點經驗，我或者會更注意下她的眼睛。那是一雙有厚眼蓋的小而且深的眼，但是黑得瑪瑙一樣，機警而且光輝，這在金包頭髮的人們，實是一件稀奇的事。

在他們敏捷的眼色裏，我雖說沒有看出詩的傾向，但是，至少暗示着情熱的魂——自身不願的情熱。可是，我那時還年青！

我把手伸給杜沙——可是她沒有伸出她自己的手——她沒有注意到我的動作。她坐在達霍甫放着給她釘椅子上，但是也沒有取帽子和披肩。



明明她是感着不安，因為我在那裏，使她難為情了。喘氣似的，有一定的間隔地深深地呼吸着。

「我只能坐一下就要走呢；維那的米·尼居拉衣基！」她開始說話了。——她的聲音是甯靜而像從胸底流出來的深沉的聲音，聽着這種從紅的差不多是孩子的嘴唇裏流出來的聲音，真反感着一點奇妙了。「可是，因為我們的女主人，只許我出外半點鐘。……前天你身子不大好過，我想……。」

她口訥似地垂着頭，在她濃而低的眉下，那雙黑眼，電光似地左右不住地閃動着。好像在最熱的夏天乾草的葉子裏，那些黑的活潑的閃光的甲蟲飛着的樣子。

「你是個多可愛的人呀！牡沙！達霍甫喊起來，「但是請

你一定要坐一下，要稍稍多坐一下。……茶立刻就會好呢！」

「那裏！維那的米。尼古拉衣基，這是不可能的呀！我非就走不可！」

「無論如何，你得稍等一刻。你這樣接氣不來的喘着氣，

……是疲勞了！」

「我沒有疲勞，……不是這個……只是請你再借一本書給我。這本書我讀完了。」她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一本莫斯科版的破  
的灰色的小書。

「好的，當然好的。你歡喜這本嗎？是Roslavlev的，」達雷甫又對我補足這一句。

「是的，不過我想着 Yevy Mioslavsky 的更要好一點。我們的

女主人對於書物是很嚴厲的。她說讀書妨礙工作，到底，對於她的想頭……」

「但是，Yury Miloslavsky的，還不能比普希金的“Gipsies”呢？杜沙！是不是？」達霍甫微笑地說。

「哈！當然！普希金的“Gipsies”？」她慢慢地說，「是的！可是另外的問題，維那的米·尼古拉衣基！明天不要來……：那一個地方。」

「爲什麼？」

「不可能。」

「爲什麼不可能？」

她聳了一聳肩，突然的似乎誰把她向前一推似的，即刻她從

椅上站起了。

「爲什麼？杜沙！」達霍甫哀求地叫起來。「再停一刻！」  
「不行，不行，我不能！」她很快地走近門前，握着門的把手。

「至少，請拿這本書去！」

「改天再來拿罷。」

達霍甫跑近杜沙去，但在這一瞬間，她已走出門外了。他差不多在門上碰了一鼻子的灰。

「一個怎樣的女子！就是一匹小蜥蜴呀！」他稍稍困怒地說着，於是沉入於沉想中了。

我仍留在達霍甫的房裏。我想找出這到底是一回什麼事。達

霍甫也並不想瞞我。她說這位姑娘，是在女衣服店做事，三禮拜前，他爲居在鄉間的妹妹，定一頂帽子，在一個上等的店裏會見了她，他一見傾心，就愛了她，並且第二天，又得了在街上同她談話的成功，又說，在她那方面，似乎也很歡喜他。

「單是，請你不要想……」他熱烈地說；「請你不要『妨害』的想着她，總之，一直到現在，在我和她之間，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好的事。」

「妨事的事！」我搶着說；「我決不懷疑這個，同時我也不懷疑你是悲傷着今日所發生的事的，好朋友！忍耐一點——就萬事皆全了。」

「我希望能這樣，」達霍甫雖在笑着，仍是懶散的從牙齒中

間發着聲音低低地說。『但是，好朋友！實在，那女子……我告訴你……那是女性中的一個新模型。你沒有時間，過細地看看她。她是一個落落難合的人，是一個多麼落落難合的女子！對於她自己的意見，是多固執的呀！然而，我也就是歡喜她那落落難合的那一點。這正是獨立的表徵！我是全無虛飾的好朋友！』

達霍甫專心地談他的意中人的事，並且把他做的題名我的文藝女神的詩，讀給我聽。他那種感傷的流露，到底不合我的口味。我對他，也密密地感着一點忌妒，於是我即刻就離開他了。

※

※

※

幾天後，我偶然在加司狄里。多爾街頭漫步。那天正是禮拜六，街上買東西的人，非常擁擠。無論那裏，在嘈雜擁擠之中，

只見店員叫客人們買貨的聲音。因為我要買的東西，都已經買好了，我只打算看如何能早一步，就早一步地離開他們這種嘈雜的呼聲。突然地我無意中一停住，在水菓店，我看見了我的朋友的愛人杜沙了。她是站着，她側面的對着我，似乎在等着什麼。

稍稍躊躇了一刻，我決定走近她去，同她說話了。我一走進店門，剛一脫帽子的時候，她就驚惶地向後退了一步。她即刻轉向一個正在向店員買乾葡萄的穿着粗絨外套的老人，握着那老人的手，好像是求他的保護。那老人也倉惶地轉頭向着杜沙，——你想那時我是怎樣的驚奇！我認識他就是潘銀！

是的，真的是他！紅腫的小眼，豐滿的嘴唇，低垂的柔軟的鼻子。在這七年間，實在沒有一點變動，或者，他的臉是稍稍瘦

弱了一點。

「潘銀·里康特。哇維利基！」我喊出了。「你不認識我了嗎？」潘銀驚得大張着口，凝望着我。

「噢！」他說，忽然帶着細的尖銳的聲音，「你是特諾茲基的少爺嗎？（我祖母的領地，叫做特諾茲基。）真是那裏的小主人嗎？」

乾葡萄從他的手裏滾得掉下來。

「正是！」我回答他，並且從地上拾取他買的葡萄乾。我和他接吻了。

他歡喜得興奮得喘不轉氣來。他差不多喜得流出淚來，脫了他的帽子——使我從他那雞蛋似的頭上，知道他最後的幾根頭



髮，也絕跡了。從帽裏取出一條手巾，淨了一下鼻子，把帽子和葡萄一起放在懷裏，不久，又把那帽子戴上頭去，葡萄又掉下來。在這種時候，我就沒有注意杜沙，不知道她在做什麼。對於潘銀這種因亂，我不認爲是他對於我過於的愛着，我認作只是因爲他的性質，耐不住一點突然的激動。唉！這可憐蟲的神經的刺激性！

「到我們那裏去頑頑！親愛的少爺！」最後他半吞半吐地說；「到我們那賤地去，不致於討厭罷。看起來，你現在是大學生了。」

「那裏，我正高興到你那裏去呢！真話！」

「你現在自由了嗎？」

「完全自由了！」

「那真好極了！巴波林知道了，要如何地高興呢！今天他會回得很早的，今天禮拜六，所以女主人也讓她出來了。但是，對不起，我真弄得忘其所以然了。當然，你還不知道我的姪女罷！」

我很快地說明我還沒有得到這樣的愉快。

「當然，當然！你怎樣能認識她呢！杜沙基加！請聽，她的名字是杜沙——這並不是混名，是她的真名呢！……這不是一個因緣嗎？杜沙，我來向這位先生將你介紹……」

「白——」我授意地說。

「白……先生！」他重覆的說；「杜沙——你聽——在你的前面

候，你看是一個多麼出色多麼快樂的青年先生呀！當他還是少年的時候，命運就把我們結合了。我請你以朋友看待他。」

我對他很客氣地點了頭，杜沙的臉上紅得罌粟花似的，偷望我一眼，卽刻將眼睛垂下了。

「呵！」我想，「她是一個隨着困難臉不蒼白而只緋紅的人，這一點非留心不可。」

「你千萬不要見怪！因爲她不是一個慣於社交的女子！」潘鐵一面說，一面出了店，走上街去，杜沙同我，跟在後面。

\*

\*

\*

潘鐵住的房子，在沙多沃街，所以從加司狄里。多爾街去，有相當遠的路程。途中，我往日的教詩的先生，有時間詳細地告

訴我他自己生活的狀態。從我們分別以後，他和巴波林，轉徙了俄羅斯全國。在不久——僅僅一年半以前——才在莫斯科找着永住之家。巴波林在一個經營工場的富商人的事務所裏，謀得了一個書記長的位置。

「並不是一個優裕的差事！」潘銀歎氣的說，「工作多，收入少！……但是，其外再幹什麼呢！就連這種事，也得感謝了。我以抄字和教書，也找幾個錢，可是，我的努力總是找不着合意的事。我的字體，你或者還記得，都是老派，不合今日的潮流。講到教書的事，若沒有相當的衣服，妨礙是多大呀！並且，我最怕教俄國文學那門課程，——我也是不合現在的潮流哩！所以我只好辭退了！」潘銀愚笨地壓制地笑着。他現在仍保留着他以前

說話時候的誇張的態度，但是，他以前動不動說話就押着韻的脾氣，現在是沒有了。什麼都向新的方面前進，一切都是改革；我敢說你一定也是非難舊神，在新神之前低頭罷？」

「里康特。哇維利基！你還是尊敬赫那斯可甫嗎？」

潘銀站着，即刻揮舞着雙手。

「無上的，無上……的，我尊敬他！」

「可是，你沒有讀普希金的作品嗎？你不歡喜普希金嗎？」

潘銀又把他手舉起來，比他的頭還要高。

「普希金？普希金是一條蛇，是一條隱藏在綠草裏的富有夜

鶯的音調的蛇呀！」

潘銀同我一面這樣說着，一面細心地選着所謂「白石」的莫

斯科的只鋪着一些瓦片的道上走——實際沒有一塊石頭，一點也不白——杜沙遠遠地在我們的反面靜默地走着。說到她的事的時候，我叫她做「你的令姪女」。潘銀沉默了一刻，搔着頭，對我說明他叫她做姪女，……僅僅是一種形式，並不是真正的親戚，又說她是一個孤兒，在瓦羅尼茲街，巴波林拾着，撫養大的。又說了他愛她勝過愛真正的女兒，所以也可叫她做自己的女兒的話。我沒有想到，潘銀的聲音是故意的那樣低，杜沙能完全聽見他的說話。於是她即刻動了怒，羞愧而困惱了。在她的臉上，追馳着光和影，眼簾，眉毛，嘴唇，狹的鼻孔，一切的東西，都在顫動。這些都很動人，很有趣，很奇妙。

※

※

※

不久，我們到了那「平庸的巢」了，那真是平庸的巢呀！那是一棟小小的平房，傾斜的木屋根，前面四個骯髒的窗子，那房子低得差不多沉往地下去。房間裏的器具，是可憐極了，不用說也還沒有整理。窗間與壁上，懸着十幾隻鳥籠，裏面養一些雲雀，山雀，金絲雀。

「這是我的下人。」潘銀用手指指着他們，歡喜地說；我剛一走進房，朝周圍一望的時候，潘銀就叫杜沙去拿茶壺，同時巴波林也走進房來了。看起來，他似乎比潘銀老得很多，雖說他走路仍是和從前一樣，雖說他臉上的表情，和從前一點也沒有變。但是他的身體比前要瘦些，稍稍彎着腰了。兩頰凹了下去，從前那頭蓬鬆的黑髮，現在雜着灰白了。他不認識我，當潘銀介紹

我，說了我的名字以後，他也不表示特別的高興，眼睛裏也不浮出微笑，僅僅應酬的向我點了一下頭，冷淡而無情地問我，祖母是否還在世呢？就只問了這一句。他似乎在說，『我不歡喜一個貴族來訪問我。我覺得毫無趣味。』共和主義者，到底還是共和主義者！

杜沙轉來了，後面跟一個衰老的小婦人，持一把鏽了的茶壺。潘銀忙得「不亦樂乎」，逼着我吃這吃那；巴波林坐在桌旁，用手支着頭，疲勞的眼睛，望着周圍。可是，吃茶的時候，他開始談話了。他是不滿意他現在的位置。

「守財奴——不是人！」他這樣說他的屋主。「當部下的

人，他看來是等於塵埃的！但是，他自己脫去牛鞭也還沒有多久



哩！……就只有殘忍，貪婪！真是比政府還要壞呀！一切的事，都基於欺騙與誇大的上面，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了呢！」

聽了這種喪氣的話，潘銀顯然地歎着氣，爲表示同意！左右上下地動着頭。杜沙老是靜默，……她明明是在懷疑我是一個怎樣的人的事而激惱了——我到底是一個慎重的人，還是一個饒舌者？卽是認作我是一個鄭重者，又會懷疑在我的心裏，有無什麼特別的想頭。他那雙黑的，活潑的不安的眼睛，在半垂的眼皮下——面，來來去去地閃動着，僅僅望了我一度——但是她的眼色，是好奇的，窺探的，差不多是很惡劣的呀！——我真有點驚惶了。

巴波林不大同她談話，就是偶然同她談的時候，在他的聲音裏，含着一種悵鬱的不像父親的情愛的調子。

潘銀呢，恰恰相反，時時同杜沙談笑話，杜沙老是不願意地回答着。他叫她做「雪女」，或是「雪精」。

「你爲什麼這樣叫杜沙呢？」我問。

潘銀一笑，

「因爲她是一個這樣冷的東西！」

「聰明！」巴波林接着說，「是像一個少女的！」

「你就叫她做這家的女主人亦無不可。」潘銀大聲的說，

「怎麼樣？巴那曼·塞米利基！」

巴波林皺了一皺眉頭，杜沙轉過臉去，……這個時候，是一種什麼意思，我毫不知道。

這樣的情形兩點鐘過去了……大家都有點難爲情的樣子……

雖說潘銀拚命地招待這光榮的盛會。譬如，他蹲在金絲雀的籠子  
的前面，開着門，對雀子說；

——飛上圓屋頂去，開個音樂會看。

於是，那雀子就出了籠子，飛上那圓屋頂——就是潘銀禿得  
一根毛也沒有的頭上——左右不已地動着，展舞着小翅，用力地  
歌唱了。在歌唱之間，潘銀半閉着眼，動也不動，僅僅用指頭打  
着板。我不得不迸然地笑了！……但是巴波林與杜沙都沒有笑。

我剛要告別的時候，巴波林使我驚異的，問我一個無意的問  
題。他對在大學讀書的我，問我覺得崔諾是一個如何的人物，又  
問我對他的意見如何。

「崔諾！」我問，似乎有點莫明其妙的樣子了。

「崔諾，古代的賢人呵！我想一定你不致於不知道他罷。」  
模糊地，我想起斯托亞學派的基礎的崔諾這個名字了。但是，除此以外，對他，我什麼也不知道。

「是的，他是一個哲學家。」最後我這樣說。

「崔諾！」巴波林鄭重地說；「崔諾是一個說下面這些話的賢人，他說，因為忍耐可以戰勝一切；所以受苦並不是一件壞事。世上所謂的「善」，就只是「正義」，「德」的本質，除了正義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潘銀敬意地聽着。巴波林又繼續說；

「一個處在這裏蒐集了許多古書的人，告訴了我這些話。這些話非常使我歡喜。我看你，對於這樣的題目，毫不發生趣味似

的。」

巴波林的話是對的，對於這樣的題目，我實在是沒有趣味。因為從我一進大學的門，我就變為一個像巴波林那樣的共和主義者了。對於米那貝，對於羅北司披亞，我却很有興味地談論。是的！羅北司披亞！……並且，在我的棹上，還掛了甫貴爾。達月爾和夏利爾的石印的肖像。但是，崔諾！怎麼弄出一個崔諾來了？

潘銀和我道了別，非常熱烈地，要我在第二天——禮拜天——又去訪他們。巴波林倒不約我。僅僅喃喃私語地說；『同這種常人談話，於我也沒有大的快感，並且那位老太太恐怕也不高興罷！』他說到這裏，我即刻搶着說，使他知道祖母對於我，是

沒有一點權力了。

「你還沒有得着財產罷？」巴波林問。

「是的，還沒有。」我答。

「那末，因為……」巴波林沒有說完這句話，但是，我在心裏，替他說完了，「因為我還年青。」

「再會！」我大聲地說一句，就走了。

我走過院子，剛要走到街上的時候，……杜沙突然從屋子裏跑出來，投一片破舊的紙到我的手裏，即刻就不見了。我一走近街燈，就打開那紙來看，那裏是一頁短簡。我費了多少力，才認清那鉛筆寫的字，杜沙這樣寫着；

——我求你，明天早膳以後，請來到A公園，我在K塔的近

旁等你，不要拒絕我，不要使我不幸，我非和你會面不可。

信裏面沒有寫錯一個字，但是沒有加標點。我莫明其妙地，  
走回家來。

\*

\*

\*

第二天，比約定的時間，還早一刻鐘的時候，我就走向瓦塔之旁去。（那時正是四月初，樹芽都生長出來，草也青了一些，麻雀在沒有葉子的紫丁香樹的枝子上，吱吱地叫着打着架。）我一看到杜沙在隔離柵不遠的路邊的時候，真使我一驚。她比我還早些就來到那裏了。我正想走向她那邊去，可是，她自己已經走到這邊來了。

『我們到克利末城堡去罷。』他低着眼望着周圍，小聲地很

急地說：「這裏有人呢！」

我們沿着上山的路走。

「吐沙！」我剛一出聲，……但是被她截住了。

「請你」她仍用着那同樣急促而壓制的聲音；「不要批評我，不要把我的事不好地想着。我寫信給你，我請求想同你會一會面，因為……我怕……在昨天，我覺得你始終在笑着什麼事似的。告訴你，」她忽然用力強的聲調說，並且在道旁站住了，稍稍灣腰地問着我。「告訴你，若你同誰說，在那個的屋子裏會見了我的事的時候，我就會跳下水去，跳下去自殺！」

到這時候，她才用我見過的窺探而深入的眼色望着我。

「或者，真的，……她會做出這樣的事來罷！」我這樣想。



於是很急地反駁地說，

「杜沙，真的，你多看我不起呀！你以為我能做賣自己的朋友和傷害你的事嗎？並且，據我所知道的，在你那方的關係，不是毫無非難之處嗎？……千萬請你安心罷。」

杜沙站在那裏也不動，也不再望我，只聽我說話。

「我還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告訴你。」她一面向前走着，一面說；「否則，你將以為我真是瘋了。我不得不告訴你，那老頭子想同我結婚呢！」

「那個老頭子？那個禿頭？潘銀？」

「不是，不是他！那個……巴波林·巴那曼·塞米里基！」

「巴波林嗎？」

「正是！」

「可能嗎？他向你求婚了嗎？」

「是的！」

「但是，不用說，你是不同意罷？」

「不是，我承諾了。那時候，我自己一點也不懂！現在是不然了。」

我不意地呆得舉起雙手來。

「巴波林——同你！那老頭一定五十歲了罷！」

「他說是四十三！可是那到沒有什麼關係。他就是二十五歲，我也不能嫁他。想來有什麼幸福呢！一週來，他沒有笑過一次了。巴波林是我的恩人，我真蒙了他深厚的恩惠，他保養了

我，教育了我，若是沒有他，我就會沒有。我是看他做父親的。但是做他的妻！我毋寧死。我寧願馬上睡到棺材裏去。」

「怎麼你老是說着死呀？杜沙！」

杜沙又站住了！

「那末，生命有什麼值得可愛呢？就是你的朋友達霍甫，我可以說，也是因爲自己的不幸和憂鬱，才愛起他來的。……不料，巴那曼·塞米利基要求同我結婚了。……潘銀雖說用詩歌來煩擾我，倒一點也不怕，在晚上當我疲勞得頭要從肩上掉下來的時候，他並不要我讀加拿曼金。這對老頭，對我要怎樣呀？他們說我冷淡，對於他們，還誰願熱烈嗎？若是他們對我怎麼樣……我將逃走了。巴波林·巴那曼·塞米利基自己，老是呼喊着「自

由」「自由」，對的，我也要「自由」呢！不然，會鬧出亂子來罷。對於什麼人都給以自由，只有把我關在籠子裏！我自己直接這樣地向他說去。但是，若是你倒我的戈，就是洩漏一點消息的時候，——我再不能同他們見面了！」

——  
牡沙站在路的正中！

「我再不能同他們見面了！」她銳利地重覆地說。那時候，她也沒有舉起眼來望我，她似乎知道她賣了她自己，若是有人望着她的臉的時候，她心中的心事，會全部洩露出來。……除了她是動怒和煩擾悲傷的時候以外，她的不睜上眼睛，全是因為這個原因。……不久，她又抬起頭來凝視着我。可是，在她可愛的臉上，紅得薔薇似的，帶着不能抑止的決心。

「真的，達霍甫的話說得很對，」我的腦袋裏，這樣一閃，這女子是一個新的模型！」

「你沒有怕我的必要。」最後我說了。

「真的，……假使對於我們的關係，你講了什麼的時候，

……若是有……」她忽然又停住了。

「就是那樣，你也不必怕，杜沙！我不是裁判者！你的秘密，就埋藏在這裏罷。」我指着我的胸膛，「請信任我！我知道——去鑑別呢！……」

「你拿着我的信嗎？」

「拿來了！」

「在何處？」

「在衣袋裏！」

「給我，快，快點！」

我把昨日那信紙取出來，杜沙用着強暴的小手奪着那信，望着我不動地站着，似乎是感謝我。但是，忽然驚惶地，望望周圍，什麼也不說，很快地跑下山去了。

我照着地跑的方向望去，隔塔不遠，我看見一個披着亞馬雜哇（亞馬雜哇在當時是流行。）的人影，即刻，我就認識他是達霍甫了。

「哈，朋友！」我想，「你站在那個瞭望的地方，你一定看見了罷！」

我吹着口笛，漫步地走回家去。

\*  
\*  
\*

第二天早晨，我剛吃完茶，潘銀來訪我了。

他帶着困惑的臉色走進房來，客氣地行過禮，朝周圍望着，覺得自己隨便的闖入，很對不起似的。我即刻安慰他。我——真是罪深的人——我想潘銀走來，一定是來借錢的罷。幸而那茶壺還沒有好，他說要飲杯放蔗汁的茶。

「我這樣來訪你，是稍稍有點震慄和氣悶的。」他咬了一塊砂糖，這樣說，「對於你我不怕，我怕你的祖母呢，像我從前同你說過的，我對於我的衣服，我也羞恥呢！」潘銀指着舊外套壞了的邊。「在家裏是不要緊，街上也無問題，但是，一旦身入黃金的宮殿的時候，立刻覺得自己的貧窮出現於眼前，自己就難

爲情了。」

我在最下層住的兩間小房，當然是不能叫做宮殿——更不能叫做黃金的宮殿。可是，潘銀一定是說的祖母的房子，不過，那房子也不見得是如何顯然的壯麗。他責問我爲什麼前天我沒有去訪他們，他說：

「巴波林雖說他說你一定不會去，然而他仍望你呢！並且，杜沙也在望你！」

「什麼，杜沙也在望我？」我問。

「她也望你，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子呢，不是嗎？你覺得怎樣？」

「很可愛！」我同意了。



潘銀非常之快地摸撫着那禿頭。

「她是美人，先生！是真珠，硬是金鑽石呢！真的，不是謊話。」他又彎到我的耳邊，細細地說；「她也是貴族出身的！但是，同你說也不要緊，她也是左派呢！吃了不許吃的菓子呀！父母一死，親戚們一點也不照顧她，讓她投入運命的大浪裏，就是說，投入絕望與飢餓之中了。在這危急之秋，像古代的救世主似的，巴波林出現了，他收着她，給她衣穿，保養她，養育着這隻雛子，於是，現在開出我們最愛的花了。是一個稀有的了不得的人物呀！」

潘銀舉着兩手，靠着睡椅的背坐着。他又彎到了我的耳邊，比先前更奇妙地細細地說；「你知道不知道，巴波林也是貴

族出身，——也是左派呢！有人說，他的父親，是戴威特王的後裔，是一個有權力的喬治諸侯呢！……怎麼樣！說起來是簡單，但是這不是了不得的事嗎？戴威特王的血統呀！你覺得怎樣呢？還有人說，巴波林的祖先，是叫巴波的印度國王！貴族的血！那不也是很好的事嗎？是不是？」

「什麼？」我問；「巴波林也投入運命之波了嗎？」

潘銀又摸着他的禿頭，「當然，恐怕比起我們那位小姑娘來，他更殘酷多了。從他最小的時候起，就只是辛勤勞苦的呀，老實說，我受了盧班的感動，得了暗示，作了一節題巴波林的肖像的四行詩。等一下，……如何？」

縱使那命運的殘忍，從襁褓就

將他驅入悲苦的深淵；

但是，好比黑暗裏照着光明，

現在他的額上戴了勝利的桂冠！

潘銀照着朗讀的規則，帶着圓滿的音調，和有韻律的唱歌的聲音，讀着這首詩。

「那末，此所以爲共和主義者歟！」我叫起來。

「不是，不是因爲這個！」潘銀淡然地答。「父親的事，他早就忘了，但是他不能忍耐其他種種不公平的事！他人一切的不幸，老是使他苦惱的呀！」

我想把話題轉到前日從杜沙聽來的事上去，就是巴波林求婚的問題，——但是，我正不知道要從那裏說起的時候，潘銀他自

已倒替我解除了這困難。

「你沒有注意到別的事嗎？」他狡猾地閉上他的眼睛，突然這樣地說；「當你在我們那裏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別的事嗎？什麼特別的事？」

「有什麼可注意的嗎？」我反問他。

潘銀似乎怕誰傾聽似的，掉轉頭去向後一望，「我們那位小姑娘——杜沙，不久就要做太太呢！」

「怎麼的？」

「巴波林太太！」潘銀用力地說，用手在膝上敲了幾下，像中國的泥菩薩似的，頭不止地搖動着。

「不可能罷！」我故意驚奇地說。

潘銀的頭不動了，手也垂下來。

「我問你，爲什麼不可能？」

「因爲巴波林正好做那小姑娘的父親呢！年齡這樣大大的相差，在女子方面，是妨害愛情的！」

「妨害愛情？」潘銀用力地說；「但是，感謝之念怎樣呢？純潔的愛情？優美的感情？」妨害！請你再想一下罷！杜沙是一個很好的女子！可是得了巴波林的愛情，安慰他，扶助他，成了一個夫婦，一言以蔽之，就是於這樣的女子，不也是最高的幸福嗎？你得知道，你得注意！在巴波林的前面，杜沙是滿了敬虔之念，是戰戰兢兢，是滿心歡喜的呀！」

「那正是錯誤呀！里康特·哇維利基，那正是如你所說她是

戰戰兢兢的呀！假使你愛那個的時候，你能在自己愛人的面前，戰戰兢兢嗎？」

「但是，這個我不同意！譬如我自己，我想再沒有第二個人，像我這樣愛巴波林的，……但是我在他的面前，總是心驚胆戰的呢！」

「你——那又是一回事！」

「爲什麼又是一回事呢！爲什麼？爲什麼？」潘銀搶着說。我一點也不知道他，他激昂地認真得差不多動怒了，並且說話也全失了韻律的唱歌的聲音。他說；

「不是！你全然沒有明察秋毫的眼睛呢！你不知人們的內心！」

我也不反對他，把話引到另一方面去，爲感懷昔日，我提議  
「同讀點詩罷！」

潘銀停了一刻，他問了。

「古代的詩人？真的詩人？」

「不是，新的！」

「新的？」潘銀不信似的說。

「普希金！」我忽然想到達霍甫在近來還提到的“Gypsy”

了。那正是一個歌詠年老的丈夫的民謠。潘銀還在咕囁地說些什麼，可是我請他坐在沙發上，因爲那樣他可聽得清楚些，到底，朗讀着普希金的詩了。最後來了這樣的句子：

「老丈夫！殘忍的丈夫！」

潘銀一聽見這民謠，即刻從椅上激昂地站起了。

「受不住，」潘銀使我一驚地動着感情了；「對不起，我再不要這作家的東西了。他是一個無道德的誹謗者！他是說謊者。……他將我弄得莫名其妙了。受不住！請原諒我，今天我要走了。」我勸他再坐一刻，可是他愚笨的固執得可怕的非要照他自己的意思不可，他老是說，他昏亂了，想到外面去呼吸點新鮮空氣。同時，嘴唇輕輕地顫動着，眼色好像我傷了他似的，老是避開我。於是，他就走了。

過了一刻，我也走出門去，去訪達霍甫！

\*

\*

\*

學生是老是不大講禮節的，我什麼人也不問一聲，一直走進



達霍甫的房子了。在第一間房子裏，沒有看見他，我叫達霍甫的名字，也沒有答應。我剛預備退出來的時候，廂房的門打開了，我的朋友出現了。他頗奇妙地望着我，不說話地握着手。我這一次來，是打算把從潘銀那裏聽來的話，全部告訴他的。所以，雖說我覺得達霍甫那時有點不高興，但是，稍稍談了幾句閒天以後，我仍是把巴波林對於杜沙的念頭告訴他了。這件新消息，一點點也不驚異他，他安靜地坐在桌旁，兩眼凝視着我，像先刻似的一句話也不說，臉上做出一種表情，……做出一種好像在說「你還有什麼要告訴的呢？都說出來罷！」的表情！我更注意的望着他，似乎很興奮的，稍稍譏誚的，並且還有點驕傲的樣子。

可是這個對於將我的意見要說出來的事，並沒有一點妨礙。

可以說全是相反了。我想；

——你做這個樣子，你以為我也不客氣罷。

於是我就說明殉情的任性的危險，又說了尊重他人的自由和個人的生活，是各人的義務的事。——總而言之，我盡了有益的必要的忠告。說這些話的時候，在房中走來走去的，做着安靜的樣子。達霽甫也不接着說話，坐着也不動，僅僅用指頭摸弄着下巴。

「我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說，我自己也不知道。

——大概是忌妒罷。無論如何，決不是道德的命令。)」我知道那不是容易的事，那不是兒戲，我斷定你愛杜沙，杜沙也愛你，並且在你並不是一時的衝動……但是，請想想看——說到這裏，

我把手又在胸口。想想看，你爲滿足你的熱情，你將怎麼辦呢？恐怕不能同她結婚罷！同時，你破壞一個善良的正直的她的恩人的幸福，（這時我的表情，是銳敏和悲傷），或者也破壞她自己的幸福了罷！」

一直說下去……說下去。

我的話說了大概有十五分鐘。達霍甫仍是沉默着。我爲這沉默而難過了。我時時望着他，比起想知道我的談話所給與他的印象來，我更想知道他聽了我的話，爲什麼也不抗辯，也不同意，只是沉默得坐着像一個啞子呢！不久，我注意到他的臉上，確實起了一種變化，表示着不安，興奮——痛苦的興奮，……但是，最奇怪的，我初次看見達霍甫所感到的那種溫存，光明而滑稽的

表情，仍存留在他那興奮的苦痛的臉上。我正不知道是否要慶祝我的說教的成功的時候，達霍甫忽然站起來，緊握着我的雙手，很急地對我說：

「謝謝你，謝謝你！你說的當然是對！……從一方面看來，雖說是可以這樣說，……總之，你那樣讚賞的巴波林又是一個如何的人呢？一個正直的愚人！——如此而已。你說他是個共和主義者，——不過是個愚人！他就是這樣的，像他這樣的共和主義者，是到處走不通的呀！」

「你是這種意見！愚人！到處都走不通！——但是讓我告訴你。『我忽然熱烈地說；』讓我告訴你罷，好朋友！在如今的世界，要到處走不通，才是好的高貴的性質的證據呢！只有無聊的

大——壞人——是到處活動，什麼事都是遷就妥協的呢！你說，巴波林是一個正直的愚人！那末，據你的意思，是說不正直的伶巧的要好些嗎？」

「你曲解我的話了！」達霍甫喊起來。「我只是解釋如何了解那個人而已。你真的把他想做是一個稀有的人物嗎？一點也不！他那樣的人，我看了不少呢！一個裝着若有其事的樣子的，沉默的，頑梗固執的東西！……哦，哦！你們說！他是胸羅萬象！但是，在他是一無所有，在他的腦袋裏，除了自己的威嚴以外，就沒有了一個別的念頭了。」

「縱使其外沒有什麼，那也是可尊敬的事呢！」我這樣說了，「但是，我問你，你從那裏研究他來像這樣的呢！你還不大知道

他罷？你不是從杜沙那裏聽了什麼話，——來批評他的嗎？」

達霍甫聳了一聳肩。

「杜沙和我要談其他的事呢！我問你，」他性燥地全身顫動地說；「我問你，若是巴波林真有那樣高貴那樣正直的性質，他為什麼不知道杜沙是不適合做他的妻的呢？總不外這兩件事之一罷；或者他是知道他對於她的行爲，全是借着感謝的名義而實行一種強迫；……若是他真是知道的時候，他還算得正直嗎？或者他真是不知道，……若真是不知道，那不是呆子還是什麼呢？」

我正想說，但是達霍甫又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又開始很急地說了。「當然……我敢說你是對的，……一千個對的……你是一個誠真的朋友！……但是，請你讓我一個人來，不要干涉罷。」

我困亂了。

「讓你自己？」

「是的，你剛說的話，我得過細地想一遍。……關於你是很正當的事，我決定不懷疑！……但是，現在請讓我一個人罷！」

「你興奮到這樣了嗎？……」我說。

「興奮？我？」達霍甫笑起來，但是馬上又回復了原來認真的樣子。「是的，我當然是興奮了。叫我怎能不這樣呢？你自己也說過，這不是一件好頑的事嗎？對的！……我非想想不可……我一人……」他仍是緊握着我的手！

「再會！好朋友！再會！」

「再會！」我也說；「再會，好朋友！」我走出門的時候，

我向達霍甫投了最後的一眼。他似乎很高興。高興什麼呢？是因為我這個真實的朋友，指出了他走的危險的路嗎？或者單因為我走了呢？那天我的腦裏，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念頭，——一直等到晚了我走進巴波林和潘銀住的房子的門的那一瞬間，我的頭腦還是昏昏的，因為就在那天，我去訪了他們。老實說，達霍甫說的那些話，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並且在我的耳裏鳴着。……真的，巴波林不知道，……真的，巴波林不知道杜沙不適合做他的妻嗎？

但是，不致於有那樣的事罷！巴波林，自己犧牲的巴波林——正直的呆子！

\*

\*

\*



當潘銀來訪我的時候，他說前天他們都等我了。或者是等我了罷！但是，在那一天，明明的沒有什麼人等我呢！……我走去他們都在家，並且他們都覺得我去得很意外的。巴波林和潘銀都病了；潘銀頭痛，彎曲地躺在沙發上，頭上繫一條有斑點的手巾，兩個太陽窩裏，貼着胡瓜片。巴波林呢，是患黃疸症。全變了黃色，差不多成了褐色了，眼的周圍，現出黑圈來，前額皺着，鬚也沒有剃。——無論怎樣看，總不像一個新郎！我看了這樣，我想馬上回來，……但是，他們不許我走，並且還預備了茶。我過了一個不愉快的夜晚！杜沙沒有病，沒有平日那樣畏縮，明明他是對於什麼事感着不安和動怒了。……後來，到底忍不住了，端一杯茶給我的時候，很急地輕輕地和我說：『無論你說什麼，無

論你做什麼，還是不不要緊！」我驚異的望着她，一見適當的機會，我也是輕輕地問她，「你說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是，」她回答着，她那雙黑眼，在皺的眉下，帶怒地閃着，即刻釘住我的臉。「你今天在那裏說的話，我都聽見了。不感謝你呢！可是，事體決不像你想的那樣呢！」

「你在那裏嗎？」我無意地說出來了。……但是在這時候，巴波林注意我們了，他的眼色望着我們這一方。杜沙離開我了。

十分鐘後，她又走近我的身邊。在保護者的面前，在提防的眼下，講什麼大胆的危險的事，細心得不引起他疑心的事，她覺得很高興似的。在絕壁之上，深淵之緣步行的事，是婦女們無上的娛樂，這是都知道的。

『是的，我在那裏，』牡沙私語地說，除了鼻孔和嘴唇稍稍顫動以外，顏色一點也沒有變。『是的，即是巴波林問我和你細說什麼的時候，在這一刻，我就告訴他罷，有什麼要緊呢？』

『注意一點！』我請求她！『他們真在留心呢！』

『老實說，我是打算把一切的事告訴他們的呢，那個留心？一個呢，像鴨子一樣，伸長着頸子，什麼也聽不見！那個呢，是浸在哲學裏面。你不要怕！』牡沙的聲音，稍稍高了一點，臉上漸漸帶着一種惡意的暗紅的色。奇妙地這樣子特別適合於她，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是這樣美的。

她拭乾了桌子，把碗碟好好地放着，自己輕快地在房中走來走去。在她身輕的和安閒自在的動作中，含着挑戰的份子，她似

潘在說：

——隨你怎樣批評，我是要走我自己的路的，我不怕你！  
我不說假話，那晚上，我覺得吐沙迷人極了。我默想着；

——對的，她是性如火的人！——她是一個新的模型！……

……她是絕美，我敢說，那是善於對付的！……怎麼樣呀！不要緊罷！

「巴那曼，塞米利基！」她突然地喊起來；「共和國不是一個人們能自由行動的帝國嗎？」

「共和國不是帝國！」巴波林抬起頭來，皺一皺眉，這樣答覆；「那是一切的東西，都置於法律和正義的基礎上的一種社會制度呀！」

杜沙接着說：

——那末，在共和國裏，沒有一個人可以壓制他人的了！

——當然不能壓制！

——什麼人都很自由地處理自己嗎？

——完全自由！

——這正是我想知道的！

——你爲什麼要知道這個呢？

「我要，我要你自己告訴我這個！」

「我們的年青的太太，好學的心很切呢！」潘銀輪在沙發

上，這樣說。

她剛剛走到廊下，杜沙跟着來了，不用說，她當然不是講客

氣，但是仍是帶着惡意的。我告別的時候，問她說：

——你真的是那樣的愛達霍甫嗎？

她回答說：

——我愛他，或是不愛他，那全是我的事。我要怎樣，就怎樣！

「留心一點！不要太熱了，會燒焦的呀！」

「燒焦比冷凍要好一點，你……盡了許多好的忠告呀，……」

你如何能說他不能同我結婚呢！你怎樣知道我那樣的想結婚呢？

……假使我怎麼樣了……於你是有什麼關係的？」

在我的後面，她用力一下，把門閉了。

我記得我在回家的路上，愉快地默想着。我的朋友達霍甫爲

這個新型的女性，也會熱得燒焦罷……爲他這種幸福，也要相當的犧牲罷！

可是，他會得着幸福罷，抱歉的我不能懷疑。

\*  
\*  
\*  
\*  
\*

三天過去了。

我正坐在寫字台旁面，與其說是用功，不如說是預備吃飯。

……忽然我聽見聲音一響，抬起頭來，我嚇呆了。在我的前面，站着一個臉色白似粉筆的，嚴重的可怕的怪物——潘銀！他那半閉的眼睛，直望着我，慢慢地轉動着。眼色的表情，是失去理性的恐怖——好比被追的鬼子的恐怖。兩隻手像竿子似的，直垂在

兩旁。

「潘銀·里康特·哇維利基！你怎麼了？你怎麼到這裏來的？」

沒有人看見你嗎？發生了什麼事，快說！」

「她逃走了！」潘銀帶着差不多聽不清的嗔聲說。

「你說什麼？」

「她逃走了！」他重說一遍。

「那個？」

「在沙上留了一封信，夜間逃走了！」

「一封信？」

「是的！她信裏這樣說：『我感謝你們，但是我再不回家

了。請你們不必找我。』我們在家裏跑上跑下，問那女廚子，她

一點也不知道！我不能大聲地說話，對不起，因為我壞了聲音



了。」

「杜沙離開你們了嗎？」我大喊起來；「不是扯謊嗎？巴渡林君一定失望罷！他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他什麼也不打算！我預備到總督所裏去，他不允許。我想去報告警察，他也不允許，並且對我動怒了。他說：『她是自由了！』他又說：『我不能去束縛她！』他仍是和本日一樣地去做工。但是，他看去比以前更沒有生氣了。他是愛她更愛得可怕的呀！……我們兩個都愛她呀！」

到這時候，潘銀才表現出他並不是一個木偶，也是一個活活的人，他把兩個拳頭舉起來，落在光得象牙似的的禿頭上。

「忘恩負義的女字！」他呻吟着說；「以前給你衣食的是誰

呢？誰把你教養大的呢？他一心一意地養護你，……你全忘了嗎？棄掉我，那什麼問題也沒有，但是巴波林·巴那曼，……」

我叫他坐下，休息一刻。

潘銀搖着頭。

——不，我不要坐，我跑到你這裏來，……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現在心亂如麻了！我一人在家裏真有點害怕呢！我自己將做什麼才好呀？我站在房中，閉着眼睛，喊起來，「杜沙，杜沙！」這是令人瘋狂的哩！但是，我在這裏說些什麼胡說呢？我知道我爲什麼到你這裏來的了。有一天你讀那個詛咒的詩給我聽，你總還記得，那是講一個老丈夫的故事的。你爲什麼要那樣呢？在那時，你就知道一點引子，……或者你就猜到一點什麼事

情了嗎？

潘銀說到這裏，望我一眼；「白狄亞！」忽然喊起來，全身都顫動着。「你或者知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呢！好朋友！你告訴我，她到那個那裏去了。」

我很困亂，不得不閉下眼睛來。……

「大概她在信裏，總寫了什麼罷！」我說……

「她說，她的離開我們，是因為另外有愛人！好朋友！你一定知道她在那裏呀！救她！讓我們去，我們將去勸她呢！請想想看，一個什麼人物使她這樣墮落呀！」

潘銀臉上紅起來，全身的血，似乎都流到頭上了。他忽然跪下去！

——朋友！救我們，讓我們到她那裏去！

我的僕人，在門口驚奇地站着。

我毫不費力的叫喊他起來了，又毫不費力的這樣說服了他，我  
說即使我能懷疑着什麼事，這樣看卒地，這樣做去，並且雙方都  
是這樣做去，是絕對無利益的。——於事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我又說我應盡力地去做，但是，關於結果，我也不能說什麼。他  
老是被聲地說；

——駭雞籠！殺雞和巴拔林罷！

到底，他與徑了！他哀樂地說；

——望步請你告訴我三件事，……那個人是很漂亮很年青嗎？

——是年青！我答道。

「他是年青，」潘銀說着，眼淚流到面上來。「他也年青，一切的事，都是從年青這點生出來的呀！」

後兩句押着韻的詩，那全是偶然。可憐的潘銀沒有二點詩歌的心地了。若是，我能再聽他一次雄辯，或者就是二次他那種差不差沒有聲響的笑聲的時候，要我犧牲什麼我都可以。……唉！他的雄辯是永遠消去了，笑聲也再聽不見了。

我約定我一得到什麼消息，一定告訴他。……但是達霍甫的名字，到底沒有提出來。潘銀忽然安靜了。

「很好！很好，先生，謝謝你！」他帶着可憐的臉色，說出那從來他不用的「先生」。

——不過，要注意，先生，你不要同巴波林說什麼……否則

他會動怒的。因為他不許談這件事。再會了！先生！

他站起來，背對着我的時候，潘銀是軟弱到那個樣子，真使我驚恐了。他拖着兩隻無力的腳，一跛一跛地走出去。……

「糟了！這個人算完了！」我想。

\*

\*

\*

雖說我約定了潘銀去探訪杜沙的動靜，但是，就在那一天我去訪達霍甫的時候，我是一點也沒有希望能打聽一點什麼事的！因為我想，一定，他或者不在家，或者是不見我。可是，我的豫想，完全錯誤。達霍甫在家，並且也招待了我。我想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但是，仍然沒有得到一點結果。我一跨進達霍甫的門的時候，他就決然的迅速的，出來接我。他的情熱的眼睛閃爍着

光，臉色比以前更美麗更光輝了。他斷然而敏捷地說；

——白狄亞！朋友！我知道你爲什麼而來，知道你要談論什麼；但是，我給你一句警告，假使你談了她一句，或者談她的行動，或者談你所謂的理性的命令的東西的時候，我們就不算朋友了。好像從不相識似的，請看我做路人罷。

我望着達霍甫，他是從全身的內部，都顫動着，好像一根張緊的琴弦，他尖銳地鳴響了。他抑不住那漲溢的青春熱情的血潮，強烈的狂喜的幸福，深入他的心魂，全把他佔領了，但是他佔領了這幸福。

「這是你最後的決心？」我無力的說。

「是的，白狄亞！朋友，是最後的！」

他說。

「這樣子，除了說『再見』以外，我無路可走了。」  
達蒙甫輕輕地閉下他的眼簾……那一刻，他是太幸福了。

——再見！自然語！好朋友！

他正直地微笑着，一排潔白的牙齒都閃着愉快的光。

我怎麼辦呢？只好任他去「幸福」罷！

在我走後把門一關，那房間的窗一扇門，也砰然一聲閉着，——我聽見了。

\*

\*

\*

第二天，我帶着沉重的心，艱步而行的去訪問我的不幸的朋友了。我心裏想——人間的弱點呀！——他們或者不在家罷。但



是我又錯誤了。那知道兩人都沒有出去。這星期三天在他們所起的變化，無論誰都感得到。潘銀蒼白得軟弱得幽靈一樣，他那種好言笑的性質，全消滅了。他只是無精打采的無力的用着那粗燥的聲音說話，迷離恍惚，失了魂似的了。巴波林恰恰相反，臉上皺了許多，比以前更老了。老是不說話，間或流出一些不相連貫的聲音。石頭似的嚴厲的表情，好像凍結在他的臉上。

我覺這樣沉默不行，但是說什麼呢？我僅同潘銀細細地說，——我什麼也沒有探聽出來，但是，我請一句忠告，請你儘拋棄一切的希望罷。

潘銀用他那雙凹下的紅的小眼望着我，——那是他臉上存留的唯一的一的紅色呀！——說了一些聽不清的話，走開了。巴波林太

大概是猜想我對潘銀說了什麼，他開着他那緊閉得像膠水膠了的嘴唇，帶着鄭重的聲音說；

——先生，從你那次走後，我們發生了不愉快的事呢！我們年青的朋友——杜沙——，她覺得不能再同我們住下去，她決計離開我們，爲這件事，她留了一封信，走了。我們決不想我有禁止她的行動的任何權利，我們讓她照着她自己的意志去做，我們相信，她會幸福的呀！

他說到這裏，又用力的說下去。

——我誠懇地請你，不要談這個問題，現在談起來，是毫無益處，並且反覺得苦痛呢！

「他也是和達霍甫一樣，不許我談杜沙的事。」我這樣想；

然而我的心裏不得不覺得有點奇怪了。他那樣讚揚催諾，那是對的。我想對他說點關於這位賢人的話，但是我的舌子僵得說不出來，可是不說也好。

我即刻要去有事，告別的時候，巴波林和潘銀都沒有說「再見」，只是同聲的說；

——別了！別了！

並且，潘銀從前在我那裏借來的一本“Telegraphy”也還我了。似乎說；

——他現在是不需要這類的東西了。

一禮拜後，我遭着一個奇怪的邂逅！春初突然來了。日中的熱，到了十八度。什麼東西，都轉了青色，從輕鬆潤濕的大地生

長出來。我從馬術學校，雇了一隻馬，在向韋羅山去的郊外走着。

途中，我碰着一部兩匹小馬拖的輕便馬車，小馬的耳旁，都濺了泥水，尾巴結着辮子，鬃毛和額毛，都有紅帶。馬具像獵人用的那樣，都是青銅的圓板和繸子。駕車的是一個年青的人，穿一件青色的無袖的外衣，一件黃綢條紋的襯衫，帶一頂頭上插了孔雀毛的低氈帽。在他的旁面，坐一個職業婦人式的女子，穿一件花樣的綠外衣，披一條天青色的肩巾——她簡直充滿了歡喜。那個少年也是歡笑着。我把馬驅至道旁讓路的時候，我仍沒有特別注意到這對很快地走過的愉快的人。可是即刻，那青年呼喊他的馬了！……怎麼的，那是達霍甫的聲音！我朝周圍一望……對

的，那是他！不錯的，他穿着農夫的衣服，坐在他傍面的，——不是牡沙嗎？

但是，那一刻間，馬加緊脚步了，一下子，他們就不見了。我想驅着馬追去，可是那是一匹衰老的出租的馬，蹣跚漫步，打也打不動地跑起來比好馬的急走還要慢。

「快樂你們自己罷，親愛的朋友！」我在齒裏輕輕地說。

以後的一禮拜，我去訪了達霍甫三次，但是沒有會一次面。他都不在家。潘銀與巴波林我也沒有見過，……因為我沒有去訪問他們。

雖說天氣溫和，然而那天騎馬我受了寒，因為野風很冷。我患了一場危險的病，病好了，遵從醫生的「休養」的忠告，我到

鄉間的祖母那裏去了。我再沒有到莫斯科去。到秋天，我入了彼得堡大學。

### 三

——一八四九年

這次不僅七年，整整十二年，又過去了。我已經是三十二歲，我的祖母死了許久，我在內務部做事，住在彼得堡。達霍甫看不見了，他入了軍隊，老住在鄉間。我們只會了兩次，舊友重逢，非常歡喜，但是我們的談話，總沒有與過去的事發生過關係。第二次同他會面的時候，若是我沒有記錯，他確實是結了婚了。

一個炎熱的夏天，我一面沿着果諾街慢步着，一壁詛咒把我絆住在彼得堡的職務，和街市的炎熱，惡臭與塵埃！忽然間，一個葬式隔斷我的路了。那就只一張車，真的，就是一張壞了的柩車，車上放着一具看去很可憐的白棺材，上面半覆着破舊的黑羅紗，因為街道凹凸的不平，棺材很厲害的震動着。一個白髮的老人，在柩車後面跟着走。

我望他一眼……他的面貌似乎很熟。……他也望着我，……  
天呀！那就是巴波林！

我脫下帽子，走近他去，介紹了我的名字，在他的旁邊跟着走。

「你葬誰呢？」我問。

「潘銀！」他說。

我感到，我預先就感到，他會說出這個名字的。然而，我的心裏，仍是倏來一陣苦痛。我感着悵鬱，然而我又高興，得着這個機會，能使我對這位老朋友，致這最後的敬意。

「我可以同你去嗎？巴那曼·塞米利基！」

「可以……就是我一人送葬，現在，我們是兩人了。」

我們走了一點鐘以上。我的同伴，只是向前走，也不舉眼，也不開口。比起十二年前最後看見的他現在全是一個老頭子了。他的深皺的銅色的臉同他的白髮，銳利的對照着。勞働與受苦的生活的和不斷的戰鬪的痕跡，在巴波林任何部份，都看得出來。缺乏與貧窮，深深地把他蹂躪得可憐了。



當一切的事做完了，當把潘銀葬在陰沉的，真的，葬在司謀墓地的陰沉的地下的時候，巴波林脫了帽子，在那個砂土的新塚前面，低頭兩分鐘，忽然間，他那幅消瘦的差不多是殘酷的臉，乾枯的凹下去的眼睛，轉向着我，嚴肅地道謝了。道謝以後，他就預備走，我止住了他。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呢？巴那曼·塞米利基！讓我同去看你罷。我沒有想到，你也住在彼得堡的。我們回憶往事，並且還可以談談我們死了的朋友的事呢！」

巴波林沒有馬上回答我。後來他說：

「我到彼得堡來，是兩年前了。我住在這街的末尾。假使你真想去訪我的時候，請來罷。」他把住址告訴了我。「晚上來，

晚上我們都在家……我們兩人都在家。」

「你們兩人？」

「我結婚了！我的太太今天病了，所以她今天沒有來。然而，舉行這空虛的形式——這種儀式，一個人足夠了。這種事誰都信罷！」

對於巴波林最後那句話，我稍稍有點驚奇。但是，我什麼也沒有說，我叫輛車，要送他回家去，可是，他拒絕了。

\*

\*

\*

那一天的晚上，我去訪巴波林了。在路上我老是想起潘鏗的事。我想起我和他最初見面的情形了，我想起那時他是一個如何快樂有趣味的人了，又想起後來在莫斯科，他是變得怎樣平稱職

驕了。——特別是我最後見他的那一次——現在呢，他對於人生，結了一個總決算了——看起來，人生似乎是很無情的。

巴波林住在威波區的一間使我想起莫斯科的「巢」的那樣的小房子，可是彼得堡的，比莫斯科的，更要卑陋。我走進去，巴波林坐在房角的椅上，手攔在椅上，一支燃燒得很低的牛油燭，發出暗淡的光，照在他的低着的白髮的頭上。他一聽見我的腳步時，站起來，意料以外的熱烈地歡迎我。幾分鐘後，他的太太走進來，我即刻認識那是杜沙——於是我知道巴波林爲什麼要我來訪他的原因了。他要表示給我看，他所追求的東西，到底成了他掌中物了。

杜沙的獲得很厲害。——臉貌，聲音，以及態度，尤其是眼

睛，變化得更大。以前那雙有惡意的美麗的簡直像活的東西在裏面跳動的眼睛，偷偷地然而而是光明的閃動着，那種眼色，針似的刺着人。……可是，現在呢！他只一直的平靜的堅定的望着人，黑的瞳子，失了以前的光澤了，『我破碎了，我馴了，我善良了！』在這靜而暗的眼眸裏，似乎這樣說。並且在她的嘴邊，浮着不斷的謙遜的微笑，似乎也在這樣說。衣服也樸實了，穿一件有小斑點的褐色衣。她走近我來，問我知道她不？明明她是不感着什麼難安的，並不是她失去了羞恥心和過去的記憶，只是她沒有了以前的忸怩，現在是落落大方了。

杜沙帶着也失去了熱的平靜的聲音，談了許多關於潘銀的事。我知道他在晚年，是很軟弱了。簡直像小孩子一樣的，一沒

有玩具頑，就感着寂寞哀愁。他們勸他，叫他把破舊的東西做着玩物去賣罷！……但是，他自己竟然真的拿這些東西頑了。他對於詩的熱情，永沒有失去，除了詩以外，對於什麼的記憶都失掉了。在前的幾天，他還吟了“Rosjad”裏面的一節。但是，他對於普希金，像小孩子怕妖怪一樣的怕他。他對於巴波林的傾倒，仍是一點也沒有消滅。他崇拜他，前後是一樣，就是在被死的黑暗與冷氣捉住的那一瞬間，他仍是半吞半吐地硬着舌頭喊着；「恩人！」

我又從杜沙的談話裏，知道從莫斯科那年的插話以後，巴波林又是轉徙俄羅斯全國，爲求職業而到處奔波。並且在彼得堡也找到了一點事，可是因爲與僱主不和，在幾天前就停止了，因爲

巴渡林同情工人方面的原因。伴着杜沙談話時候的不變的微笑，使我惆悵地沉思着，並且在姬丈夫的外貌所給我的印象，劃了最後完成的一線了。他兩個，專爲着生活，勞苦地工作着——這是無疑的事。他不大加入我們的談話，說起悲哀來，他似乎是在想着什麼的樣子。……有什麼事在擾亂他似的。

「巴那曼，塞米利基，來！」廚子突然走到門口，這樣說。

「什麼事，找什麼？」我驚恐地問。

「到這裏來！」廚子固執地有意地說。

巴渡林把外套的扣子一扣，出去了。

\*

\*

\*

只有杜沙和我兩人的時候，他帶着稍稍不同的眼色望着我。

聲音也稍稍變了。以前的微笑消去了。

——白狄亞！我不知道你現在對我的感想如何？但是，我相信，你總還記得從前的我罷，……我是一個自信的，快樂的，但不是——個善良的人，只是爲着自己的快樂而生活的。但是，我得告訴你，我被棄以後，我又成爲迷途者了，我僅能等待上帝來救我，或是我自己就離開這世界。——和在哇羅尼亞一樣，我又碰着巴波林，他又救我了。他沒有一句話傷我的，他沒有一句話責備我的，他對我沒有什麼要求。——我懂不得他有向我要求的事。——但是他愛我，……因此我們就結婚了。不這樣，我還怎麼做呢？我不能死，又不能照我理想的那樣去生，我自己怎麼辦呢？……恐怕連這樣，也是很可感謝的呀！……我歡慶這樣！

她止住了，轉了一下頭，……以前那種謙遜的微笑，又浮在她的唇邊。在這微笑裏，我看出這樣的意思來，「這生活對我是否快樂，請你不必問罷。」

話又談到普通的事體上去，杜沙說，潘銀遺下一隻他最愛的貓，那貓從他主人死後，就爬上頂樓去，停在那裏不下來，像呼喊那個似的，不住地叫着。鄰家的人們都很怕，說是潘銀的魂附在這貓的身上了。

「巴那曼·塞米利基，現在有什麼事煩惱着嗎？」我畢竟這樣說了。

「你注意了？」杜沙一笑！「他不得不苦惱呢！關於巴那曼。塞米利基始終是忠實他的主義的事，我用不着說。……現在



的事態，只有使他更堅強的呢！」（她的說話，與在昔日莫斯科的時候全不相同，現在的談話，帶了一點學問的書物的臭味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信任你，不知你將……」

「爲什麼你想着不能信任我？」

「你在政府裏做事，你是一個官吏！」

「這就怎麼？」

「因此，你是盡忠於政府的！」

對於牡沙的天真，我心裏驚奇着。我說：

——連我這個人的存在也不知道的政府，我這於牠的態度，我可以不必說。但是，你可放心，我決不惡用你的信任。我對於你丈夫的信念，是持着你想像以上的同情！

杜沙搖着頭。

「是的，你是那樣的罷！」她毫不躊躇地說。「巴那曼·德米利基的信仰，不久就會實際活動了。他們再不能隱藏着了，現在有一些我們不能棄掉的同志！……」

杜沙像咬了舌尖似的突然止住了。她最後那句話，使我一驚，稍稍感到一點恐怖。似乎在我的臉上，現出我的感情來，不過杜沙沒有覺到罷了。

我在前面說過，我們這次的邂逅，是一八四九年。我想大多數的人們，總還記得那年是如何艱難暗澹的罷，也還記得那年在彼得堡發生了什麼事件罷。我爲巴波林全體態度的舉動中的某一點感動了。他用着連我聽到也驚奇不已的那樣的聲

酷與那樣的厭惡，兩次非難政府的行動，和當道的官員。

「喂！——他案然問我；『你自己的農奴解放了嗎？』」

我不得不告白地說『我還沒有。』

「我以爲你的祖母死了，沒有死？」

然而我又不得不說實話，『她是死了。』

「一定的，你們這種貴族！」巴波林輕輕地說，『……？是要

用他人的手，……來點燃你們自己的火的，……你們就高興這

個。』

在他房裏最打眼的地方，懸着有名的伯林司基的有印的貨

像。桌上放一卷伯特薩甫編纂的舊北極星。

從那廚子把巴波林叫出以後，許久許久他沒有回來。杜沙羅

着他出去的門，幾度地不安。到底，他忍受不住了，站起來，講句對不起，也從那門出去了。一刻鐘後，她同丈夫回來了，兩人的臉色，至少由我看去，是很困惱的。但是，巴波林的臉色，突然變爲很殘酷的差不多是兇暴的表情了。

「會鬧成如何的結果呀！」他的眼睛不止的動着，帶着簡直不像他的急起的悲梗的聲音說；「人們在世上，總想比較好點，比較自由點生活下去；但是這完全相反，什麼事都朝壞的方面走呢！我們被他們壓榨得要命呀！我從年青的時候起，就受盡了種種的苦惱。連用鞭子打我的事也有呀！」他說着，用後踵在地上回轉，要擒住我似的，說；

——我在壯年，就受了鞭打的。……是的。現在關於其他不

正義的事，我不想說。但是，我們除回到過去以外，真的沒有路走嗎？現在他們對於青年人，是一個怎樣的作法？……再不能隱忍下去，到底不可能了。好的，等等罷！

我沒有見過巴波林像這樣的，杜沙呢，也變蒼白了。……巴波林咳一下嗽，坐下椅子去。我不想他倆感着我在那裏的侷促，我決心回家了。可是剛在告別的時候，廂房的門突然開了，一個人頭現出來，……那不是那廚子的頭。那是一個散髮的可怕青年的頭！

「糟了！巴波林！糟了！」他半吞半吐地說了幾句，一望見我這不相識的臉孔，即刻又退出去了。

巴波林跟着那青年追出去，我緊握着杜沙的手，心裏帶着不

祥的淚感，離開她了。

「明天來！」杜沙擔心地輕輕地說。

「一定來！」我答道。

\*

\*

\*

第二天我還睡在床上，我的僕人，就送來一封從杜沙那裏寄來的信。內容如下：

——親愛的白狄亞！巴那曼。塞米利基於今夜為警察捕去，大概送至要塞監獄，或其他我不知道的地方，他們沒有告訴我。他們檢查了我們的文件，許多被封着，帶走了。信件和書籍，都遭了難。他們說，在這城裏，被捕之人甚多。你想想看，我現在是怎樣的感

「罷呢！幸而潘銀死了，沒有看見這不幸的事。他死得正好呢！指導我，我將怎麼辦呢？於我自己，我是不怕——餓死的事，我是不怕的。但是一想起巴波林·巴那曼·塞米利基的時候，我就難安極了。假使你不怕勸問處在我們這樣地位的人的時候，請你來罷！」

你的忠實的杜沙·巴波林。

半點鐘後，我拿着杜沙了。她一見我，伸出她的手來，雖說她沒有說出半句話，但是在她的臉上，現出感謝的顏色來。她還是穿的那件舊衣服，她終夜沒有睡的樣子。處處都表現着。她的眼睛是紅的，但是，是因為沒有睡眠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哭泣了。她沒有哭，她沒有可哭之處。她要同這降落於他們身上的

災難，積極的行動，積極地戰鬥。往日的奮力的強硬的杜沙，又復活了。她雖說爲憤怒而閉着氣，然而她真沒有時候憤怒了。怎樣去幫助巴波林呢？想減輕他的刑罰，要向誰哀訴呢！——她不能想其他的事了。她想馬上就去，……去乞憐，……去請願……但是到那裏去呢？向誰乞憐呢？請求什麼呢？那是她請我指教的，那是她要和我磋商的事。

我勸她，第一得忍耐。在初步的時候，除了設法去調查，探聽，和忍耐的等待以外，是沒有方法的。事件剛剛開始，就決定一種什麼辦法，那簡直是無意識的不合理的事。縱使我是一個更高的位置的人，希望對於這事有什麼成功，那也是不可能。加之，一個小官吏的我，能幹什麼呢。至於杜沙呢，她是絕對沒有



一個有權勢的朋友的！

要全部使她了解，實是一件難事。……但是，後來，她到底容納我的議論了，我所說的一切的計劃都是無用並不是出自利己的感情的事，她了解了。

「但是，請你告訴我！杜沙！」當她後來坐下椅子去的時候，我開始說；（到現在她老是站着的，似乎就立刻要出去看巴波林的樣子。）「請告訴我，巴波林這樣的年紀，怎麼也加入了這樣的事的呢？我覺得做這種事的，僅是像昨天來警告你們那樣的青年才相合呢！……」

「那樣的青年，都是我們的朋友！」杜沙叫起來，眼裏放着光，像往日似的閃動着。從她的靈魂之底，似乎有一種什麼

強烈的不能抑止的要上升起來。……我忽然想起達霍甫形容她的「新的模型」的話了。「關於政治上的主義的時候，年齡是無關緊要的！」杜沙說「政治上的主義」這幾個字的時候，特別地用着力。在她全部的悲傷中，把那個新的意外的和從前全不相同的自己，——有效養的配做共和主義者的妻的成熟的婦人的自己——在我的眼前表現出來的事，她並不以為不愉快。她又接着說：

——許多老頭子，比年青人還要年青呢！更能犧牲呢！……

可是這毫不成問題。

「杜沙！我想；」我說；「我想你稍稍有點誇張。從巴波林的性格看來，我早就覺得他對於一切誠意的運動，是持着同樣的。但是，從別一面說；他時時是一個富有理智的人。他真能覺

察到俄國一切陰謀的難於實行的和可笑的事嗎？在他的地位，他的職業。……」

「當然！」杜沙搶着說，帶着敵意的聲音。「他是一個平民。在俄國是只許貴族階級，參加什麼陰謀的，……譬如十二月十四的事，……正是像你說的那樣。……」

「那末，你現在訴什麼苦呢？」我差不多這樣說出了，……但是我制了口。『對於十二月十四的事的結果，你認為是鼓勵其他的這樣的圖謀的嗎？』我大聲的說。

杜沙皺了皺眉頭。「同你談這樣的事，沒有好處。」我在她的低聲的臉止，看出這樣的意思來。

「巴波林嚴重的嫌疑嗎？」我過了一刻，這樣問她。杜沙沒

有回答。從頂樓上，聽見貓的飢餓的兇暴的叫聲。

杜沙驚恐了。她帶着差不多絕望的聲音說；

「潘銀沒有看見這些事，真是幸事。他沒有看到在夜間，他們是多兇暴，把他的恩人捕去，我們的恩人——或者是這世上一個最好一個最誠實的人！他也沒有看見他們是怎樣恐嚇這高年的高貴的人物，是怎樣粗鄙地叫他，怎樣地脅迫他，用一種怎樣的話脅迫他！那都是因為他是個平民呢！那青年軍官，正是像我從前碰着過的那人一樣，是一個放縱的無良心的惡人！……」

杜沙忽然止住了！木葉似的她的全身顫動着。她壓迫到這時候的憤怒，到底是爆發了。因她全體靈魂的擾亂，在內部活動着的，連過去的記憶，都浮到表面了。……但是在那時候，我看到

仍然是「新的模型」，仍然是熱情的衝動的性質。單單使杜沙的心動着的衝動，與青春時代不同了。我第一次訪她所感到的順從，溫良，實際是這樣的——馴良的無光的眼眸，冷靜的聲音，安靜的樸實天真的態度，——這些都是不再回來的只是關於過去的事體了。

今日呢，是「現在」力強地捕住她的心了。

我安慰杜沙，想把談話移到實際問題上去。凡事都不能猶豫，現在我們得確實地知道巴波林在什麼地方。其次呢，爲巴波林爲杜沙不得不確立餬口之道。可是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在找錢之先，得先找職業，這比起探聽巴波林的下落來，是較次複雜的問題了。

我腦袋裏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念頭，離開杜沙的家了。不久我就知道巴波林是被禁在要塞監獄。

審問開始了……但是事件老是延長下去。一禮拜我要會杜沙幾次，她同她的丈夫，也見了幾次面。但是剛在這不幸的事件要決定的時候，我爲着意外的事，被迫着到俄南去。在出發的時候，知道巴波林審問的結果，沒有大罪，他的罪，是說青年人把他看做不引起嫌疑的老人，所以在他的屋子裏開了幾次會，他也列席了。無論如何，由行政的命令，將遣放到西伯利亞的西部。杜沙也跟着他。

杜沙寫信給我說；

——巴那曼·塞米利基並不希望這樣。據他的意見，一個人

不爲事業犧牲，是沒有單單爲人犧牲的權利的。但是我對他說，這全不是犧牲的問題。當我在莫斯科我說願同他結婚的時候，我心裏就想過，——永遠不要離開，到我們最後的那天止，永遠不要離開呢！

#### 四

——一八六一年

又是十二年過去了。……從一八四九至六一這些年間是怎樣過去的事，凡是在俄國的人們，總能知道，總還記得罷。就是在我個人的生活上，也經了許多的變化，不過不必細說罷了。着的事體，新的苦勞，發生了不少。……巴達林夫繼續初嘗在我的

腦袋裏，可是這種影子也稍稍地薄去了。但是，我和他們，有個長的期間，互通音問。有時，也有一年多不接他們夫婦的消息的。一八五五年後，我即刻聽到巴波林可以回俄羅斯的消息了。可是，他到不願離開那西伯利亞的小城，他在那裏成了家，找到了安息與活動的場所了。

看呀！在一八六一年三月之末，我突然接到從杜沙那裏來的一封信，內容如下：

——最親愛的白狄亞！久不通信，不知你還活在這世上不？就在世上，不知還憶及我們夫婦不？但是，這不成問題！今天不得不寫信給你呢！我們的一切，與昔日相同。巴那曼·塞米利基與我，每日為校務忙



確，已漸見進步。另外，他讀書，通信，日與通信者，僧侶，追放的波蘭人等，發揮他平日的言論。他的身體益康健，……我也強壯。但是，二月十九日的佈告（農奴解放）昨天到我們這裏了。我們等待了多久呀！在彼得堡有什麼謠言，我們早就聽見了，但是現在也不能多說。你是很知道我的丈夫的，他雖常遇不幸，然而仍未稍變。反之，他更堅強，更有精力了。他有一種堅似鐵石的意志。他看了這個，也不能抑制自己，他讀的時候，兩手都顫動起來，擁抱我三次，同我接了三次吻，想說什麼——但是終久沒有說出。他不能說了。最後湧出眼淚來，使我驚恐了。忽

然間，他說：「烏拉，烏拉，保護皇帝！」白狄亞卜  
這就是他說的話。又接續地說：「神！現在你解放你  
的僕人！」……又說：「這是第一步，其他的事，將  
連續做去。」他也不換衣，帽子也不戴，跑出把這偉  
大的消息，告訴朋友了。那正是嚴寒，外面是大大的  
風雪。我想止住他，他不聽。等到他回家的時候，頭  
髮，臉上，鬚上，都滿着雪——現在他是有垂到胸前  
的鬚鬚了。並且眼淚凍結在臉上。但是他很有生氣很  
快樂。要我開一瓶香檳酒，同他帶來的朋友，為皇  
帝，為俄國，為自由的俄國國民的康德乾杯。後來，  
他又舉起杯子，兩眼望着地面說：「潘鐸·里康特！

你聽見了嗎？在俄國再沒有一個奴隸了。請在墓裏快樂罷！老朋友！』以後，他又說到他的期望是成功了。又說到現在是再沒有後變的，說這就是一種保證和約訂的東西。……其他的事，我都忘記了，但是像他這樣幸福愉快的樣子，我從沒有見過。所以我決定寫信給你，因此你可以知道我們在這遼遠的西伯利亞的曠野，是如何歡樂是如何幸福的了。請你爲我們快樂……

這封信，我在三月末收到的。五月初，又接到她一封極其簡單的信。他告訴我說，她的丈夫就在接到佈告的那一天受了風寒，後來成了肺炎，以六十七歲的高齡，於四月十二死去了。她

又說，她將永住在丈夫埋葬之地，進行他遺留給她的事業，因為這是她丈夫最後的意志，是她唯一的法律。

從那以後，我再沒有接到杜沙的消息了。

一八七四年於巴黎。

# 新詩集

嘗試集·····	胡適之著·····	定價四角五分
草兒在前集·····	康白情著·····	定價五角五分
河上集·····	康白情著·····	定價二角五分
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	北社編·····	定價五角
冬夜·····	俞平伯著·····	定價六角
西還·····	俞平伯著·····	定價六角五分
蕙的風·····	汪靜之著·····	定價五角
渡河·····	陸志韋著·····	定價四角五分
流雲小詩·····	宗白華著·····	定價二角五分
胡思永的遺詩·····	胡思永著·····	定價三角五分
水晶塵·····	錢君匋著·····	定價四角
農家的草紫·····	何植三著·····	定價三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再版

兩朋友

定價大洋五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俄國屠格涅夫  
譯者 劉大杰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  
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 57  
772643  
4

~~Good~~  
10/10/20

# 87  
772643  
4

